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輯傳卷十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劉　芬

給事中臣溫常綬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李元春

謄錄監生臣丁覲光

春秋輯傳卷十二

明 王樵 輯

定公

元年春王三月

公羊傳定何以無正月正月者正即位也無正月者即位後也即位何以後昭公在外得入不得入未可知也曷為未可知在季氏也定哀多微辭主人習其

讀而問其傳則未知已之有罪焉爾　穀梁傳不言正月定無正也定之無正何也昭公之終非正終也定之始非正始也昭無正終故定無正始不言即位喪在外也　孔氏曰凡新君初立必於歲首元日朝正於朝因即改元正位國史因書於策其或國有事故不得行即位之禮國史亦書元年春王正月見此月公應即位而有故不得隱莊閔僖四公元年無事而空書春王正月其義也此年不書正月者公即位

在六月故也傳稱昭公喪及壞隤公子宋先入則正月定公猶從喪在乾侯不是即位缺禮故不須書正月也

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大夫專執於是始）

左傳春正月孟懿子會城成周（不書公未即位）庚寅栽（設版築）宋仲幾不受功曰滕薛郳吾役也（欲使三國代受功役）薛宰曰宋為無道絶我小國於周以我適楚故我常從宋晉文公為踐土之盟曰凡我同盟各復舊職若從踐土

若從宋亦唯命仲幾曰踐土固然固曰從舊薛舊為宋役薛宰曰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為夏車正奚仲遷于邳下邳縣仲虺奚仲之後居薛以為湯左相若復舊職將承王官何故以役諸侯仲幾曰三代各異物薛焉得有舊言居周世不得以夏殷為舊為宋役亦其職也士彌牟曰晉之從政者新子姑受功歸吾視諸故府仲幾曰縱子忘之山川鬼神其忘諸乎山川鬼神盟所告士伯怒謂韓簡子曰薛徵於人宋徵於鬼宋罪大矣且已無辭而抑我以神

誣我也必以仲幾爲戮乃執仲幾以歸三月歸諸京師城三旬而畢乃歸諸侯之戍齊高張後不從諸侯

公羊傳仲幾之罪何不蓑城也若今以草衣城是也其言于京師何伯討也伯討則其稱人何大夫之義不得專執也

穀梁傳曰人何微之也不正其執人於尊者之所也不與大夫之伯討也

李廉曰此條以事言之則以王事討有罪以義言之則大夫專執人於王側而不歸之王吏故春秋亦不與也公羊以爲大夫

不得專執則是以京師為伯討則非左氏序仲幾不受功之事則實以為執以歸晉復歸諸京師則恐非事實矣楊士勛曰不書所歸唯舉其地者此晉自治之效是也　按周衰諸侯不享覲天子之在者唯號與祭僅城成周諸侯之大夫猶相帥以從王事得變之正也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猶以王事討有罪亦得變之正也其歸諸王吏與自治皆不可知但既執于京師則不可復云歸之京師以大義而論則以王

事執有罪固視其他之擅命者不同矣春秋不應舍仲幾而專苛議晉人也然則稱人蓋全之也稱君則不在會稱臣則嫌與大夫之專執也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

左傳夏叔孫成子婼之子不敢逆公之喪於乾侯季孫曰子家子亟言于我未嘗不中吾志也吾欲與之從政子必止之且聽命焉衆事皆諮問子家子子家子不見叔孫易幾而哭幾哭會也不欲見叔孫故朝夕哭不同會叔孫請見子家子子家

子辭曰羈未得見而從君以出出時成子未為卿君不命而甍羈不敢見叔孫使告之曰公衍公為實使羣臣不得事君逐季氏本公為之謀季氏以公衍見為大子欲併誣而廢之故云若公子宋主社稷則羣臣之願也凡從公出而可以入者將唯子是聽子家子未有後季孫願與子從政此皆季孫之願也使不敢以告對曰若立君則有卿士大夫與守龜在羈弗敢知若從君者則貌而出者入可也貌出謂以義從公與季氏無實怨寇而出者行可也與季氏為寇讐者自可去若羈

也則君昭公知其出也而未知其入也羈將逃也喪及壞隤徒回反公子宋先入從公者皆自壞隤反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諸侯薨五日而殯殯則嗣子即位癸亥昭公喪至五日殯於宮定公乃即位　公羊傳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則曷為以戊辰之日然後即位正棺於兩楹之間然後即位子沈子曰定君乎國定昭公之喪禮然後即位

穀梁傳殯然後即位也定無正見無以正也踰年不言即位是有故公也謂昭公在外故言即位是無故公也即

位授受之道也先君見授後君乃受故須棺在殯乃言在位先君無正終則後君無正始也戊辰公即位謹之也定之即位不可不察也公即位何以日也戊辰之日然後即位也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何為戊辰之日然後即位也正君乎國然後即位也諸侯五日而殯今以君始死之禮治之故須殯而後言即位沈子曰正棺乎兩楹之間然後即位也內之大事日即位君之大事也其不日何也以年決者不以日決也此則其日何也著之也欲有所見何著焉踰年即位

厲也於厲之中又有義焉先君未殯則後君不得即位危也未殯則雖有天子之命猶不敢況臨諸臣乎以輕喻重也雖為天子所召不敢背殯而往況君喪未殯而行即位之禮以臨諸臣乎　周人有喪魯人有喪周人弔魯人不弔周人曰固吾臣也使人可也魯人曰吾君也親之者也使大夫則不可也故周人弔魯人不弔以其下成康為未久也君至尊也去父之殯而往弔猶不敢況未殯而臨諸臣乎　按昭公有太子季氏以其與謀逐已廢之而立定公定公受位于賊

曾不曰有先君之適在故亦如其意而書即位比于桓宣夫豈與之亦以誅之也昭公薨至是閱七月矣已越葬期而喪始至喪至五日而定公始立葢意如無君不以禮正先君後君之終始逆之緩立之緩皆不以時其惡著矣凡公即位皆于遭喪明年之正月而定公以六月凡即位皆于朔日故不待書日而定公書日凡歲首必書正月而此年無正月所以著定公之制於強臣先君無正終已無正始也其義深切

著明矣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

左傳季孫使役如闞口暫反公氏將溝焉闞魯羣公墓所在公氏春秋言氏猶如言家故謂公之墓地為公氏季孫惡昭公欲溝絕其兆域不使與先君同榮駕鵞曰魯大夫榮成伯生不能事死又離之以自旌也縱子忍之後必或恥之乃止季氏問於榮駕鵞曰吾欲為君諡使子孫知之為惡諡對曰生弗能事死又惡之以自信也將焉用之乃止秋七月癸巳葬昭公于墓道南孔

子之為司寇也溝而合諸墓

九月大雩

穀梁傳雩月雩之正也秋大雩非正也冬大雩非正也秋大雩雩之為非正何也冬禾稼既成猶雩則非禮可知秋禾稼始苗嫌當須雨故問也毛地之所生謂之毛澤百穀之潤澤未盡人力未竭未可以雩也雩月雩之正也月之為雩之正何也其時窮人力盡然後雩雩之正也何謂其時窮人力盡是月不雨則無及矣是年不艾則無食矣　啖氏曰雩者

以祈雨也若待毛澤盡人力竭雖雨何救哉葢傳以

日月為例故有此分别

立煬宮煬羊讓反

左傳昭公出故季平子禱于煬公九月立煬宮昭公死于外季氏自以為獲福

胡傳煬公伯禽之子曰立者不宜立也喪事即遠有進而無退宮廟即遠有毁而無立

冬十月隕霜殺菽

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此災菽也曷為以異書異大

乎災也何氏曰異者所以為人戒也重異不重災君子所以貴教化而賤刑罰也周十月夏八月微霜用事未可殺菽穀梁傳未可以殺而殺舉重菽强稼難殺舉殺菽則殺草可知可殺而不殺舉輕僖三十三年冬十二月隕霜不殺草是也其曰菽舉重也傳嫌獨殺菽不害餘物故以輕重別之五行志曰災故言菽重殺穀一曰菽草之難殺者也言殺菽知草皆死也

二月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觀工煥反

杜氏曰雉門公宮之南門兩觀闕也天火曰災　何氏曰天子諸侯臺門天子外闕兩觀諸侯外闕一觀　孔氏曰雉門公宮南門之中門也釋宮云觀謂之闕周禮象魏鄭衆云象魏闕也劉熙釋名云闕在門兩旁中央闕然為道也（崔豹云蓋為二臺于門外作樓觀于上）然則其上懸法象其狀魏魏然高大謂之象魏使人觀之又謂之觀也是觀與象魏闕一物而三名也觀與雉門俱災則兩觀在雉門之兩旁矣（何氏曰門為主觀為飾）　蜀杜

氏曰魯立雉門兩觀僭天子也魯之僭禮聖人譏之必因其事而託義焉　李廉曰公穀惑於桓宫僖宫災不言及遂謂災起兩觀春秋不以微及大故後言之此說非也桓僖二廟分明故不必言及此若不言及則嫌於雉門之兩觀獨災耳文法合如此何疑

秋楚人伐吴

左傳桐叛楚桐小國廬江舒縣西南有桐鄉吴子使舒鳩氏楚屬國誘楚人曰以師臨我教舒鳩誘楚使以師臨吴我伐桐為我使之無

忌吴伐桐僞若畏楚師之臨已而爲伐其叛國以取媚使楚不忌吴所謂多方以誤之秋楚囊瓦伐吴師于豫章從舒鳩言吴人見舟于豫章僞將爲楚伐桐而潛師于巢寔欲以擊楚冬十月吴軍楚師于豫章敗之楚不忌故遂圍巢克之獲楚公子繁守巢大夫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書新作修而大之也雉門象魏之門其外爲庫門而臯門在庫門之外其内爲應門而路門在應門之内是天子之五門也魯有庫雉路其庫門似天子臯門

其雉門似天子應門而設兩觀僭也災而不知以為戒又作而新之故脩舊不書據西宮災復修不書書新作雉門及兩觀以為不警天變不正厥事之明鑒也災自雉門延及兩觀及魯人脩之理合先門門者出入處也乃及兩觀門觚各據寔而書耳公穀强生義皆非也

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

二月辛卯邾子穿卒

左氏載邾子卞急事殊瑣屑不足録也

夏四月

秋葬邾莊公

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拔公作枚

薛氏曰魯大夫盟諸侯邾喪未期而為會盟交失之

附左傳蔡昭侯為兩佩與兩裘以如楚獻一佩一裘

於昭王昭王服之以享蔡侯蔡侯亦服其一子常欲

之弗與三年止之唐成公惠侯之後有兩肅所六反爽音霜驦馬

名也馬子常欲之弗與亦三年止之唐人或相與謀請

代先從者許之飲先從者酒醉之竊馬而獻之子常子常歸唐侯蔡人聞之固請而獻佩于子常子常朝見蔡侯之徒命有司曰蔡君之久也官不共也明日禮不畢將死遣蔡侯之禮蔡侯歸及漢執玉而沈曰余所有濟漢而南者有若大川蔡侯如晉以其子元與其大夫之子為質焉而請伐楚

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

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

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晉楚兵交止此

左傳三月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也文公王官伯也晉荀寅求貨于蔡侯弗得言於晉人假王命以討楚之久留蔡侯故云范獻子曰國家方危諸侯方貳將以襲敵不亦難乎水潦方降疾瘧方起中山鮮虞不服棄盟取怨無損於楚而失中山不如辭蔡侯吾自方城以來楚未可以得志祗取勤焉乃辭蔡侯晉人假羽旄於鄭鄭人與

之析羽為旌王者遊車之所建鄭私有之因謂之羽旄借觀之明日或旆以會或賤者也繼旐曰旆令賤人施其旆執以從會示卑鄭晉於是乎失諸侯　按是時晉楚之德相似也其大夫用事而貨於賄又相似也諸侯兩貳而夷侈無厭縣視與國至以一裘一馬拘唐蔡之君三年而後遣蔡昭侯乃隱太子之子也於是赫然奮其雠恥之志指漢而誓沈玉而濟如晉請師以伐楚晉為之請命于天子天子為之特使其老以臨之大合十有八國之君蔡陳鄭許頓胡素屬

於楚齊桓晉文之所不能一時悉致而今皆在於會可謂盛矣若能奉辭伐罪仗義必往于以服楚而諸侯之散者復合豈不多於齊桓召陵之功哉而奈之何晉大夫皆隸材也求貨弗得遂辭蔡人潛掠楚境而還是以伐虢召而以侵終之故春秋從其實而書之其亦不待貶絶而罪惡見矣繼此而蔡以吳師入郢夫蠻夷自相攻其常事也惟中國失救患之義而外裔借之于是始爭衡于上國若楚討徵舒而縣陳

吳救蔡而入郢是已　或曰是役劉子為之也劉子定内難復辟于周而楚納子朝故合諸侯以侵楚也明年王人殺子朝于楚不可謂之無功而書侵者侵淺事也不敢深犯紀實耳　齊桓以八國伐楚而楚來盟晉文以四國戰楚而楚大敗今三倍于桓五倍于文纔一侵而退卒之救蔡敗楚之功乃出于吳終春秋之世諸夏不振吳越爭長其機實失于此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姓音

生後同
公作歸

左傳沈人不會于召陵晉人使蔡伐之夏蔡滅沈

按沈不會于召陵者與楚故也晉求貨于蔡而蔡𢹂假羽旄於鄭而鄭貳大合諸侯以伐楚不能損楚之毫毛而潛蹤略竟又肆虐于遠弱之小國蔡屢為楚所滅不思已之視楚猶沈視蔡也而藉晉威以棄不道又如此故書滅書殺以著其罪也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臯鼬鼬由又反臯鼬公作浩油

左傳衛子行敬子（衛大夫）言於靈公曰會同難其使祝鮀（大祝子魚）從及皐鼬將長蔡於衛（欲令蔡先衛歃）衛侯使祝鮀私於萇弘曰聞諸道路不知信否若聞蔡將先衛信乎萇弘曰信蔡叔康叔之兄也先衛不亦可乎子魚曰以先王觀之則尚德也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藩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於周為睦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為太宰康叔為司寇聃季為司空五叔無官豈尚年哉（五叔管叔鮮蔡叔度成叔武霍叔處毛叔聃也）

萇弘說告劉子與范獻子謀之乃長衛侯於盟　王伯厚曰是年三月會于召陵蔡侯已在衛侯之上五月盟不序諸侯經無長衛之文傳不足信也　陸氏曰重言諸侯劉子不與盟也　程子曰公以不獲見于晉故因會而求盟焉受國於季氏故因不獲見於晉而懼則此盟公意也故書公及　按齊桓召陵之師伐楚不戰而楚服故書伐書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以美之今召陵之師名曰伐楚實不能伐而空還楚人亦不遣一

介行李問師來之故故書侵書諸侯自盟于臯鼬以陋之　杜氏曰繁昌縣東南有城臯亭復稱公者會盟異處故

杞伯成卒于會　成公作戊

不言卒于師者不成乎伐楚也

六月葬陳惠公

許遷于容城

秋七月公至自會

不敢侵楚譏無功也

劉卷卒卷音權

杜氏曰即劉蚠奉命出盟召陵死則天王為告同盟故不具爵　趙氏曰畿内諸侯不同列國故不言劉子卷卒亦譏來赴故書之　劉氏曰王者之制内諸侯禄也外諸侯嗣也故生稱爵其禄也卒稱名從正也葬稱公主人之事也　高氏曰召陵會罷而卒則知臯鼬之盟以疾不與也

葬杞悼公

楚人圍蔡

左傳楚為沈故圍蔡　何氏曰囊瓦稱人者罪重異於凡圍也

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 圉公作圄

召陵之役荀寅謂無損於楚而失中山故茲蔡圍不救而伐鮮虞也

葬劉文公

李廉曰天子三公稱公曽為三公而有土為畿內諸
侯者亦曰公皆以其地配公字言之若祭公周公州
公之類是也天子卿大夫為畿內諸侯者皆曰子温
子劉子單子尹子之類是也然周末畿內諸侯卒皆
謚公如成肅公單平公春秋因劉文公之葬特書以
志其僭耳生稱劉子卒稱劉卷葬稱劉文公皆聖人
謹嚴之筆也而何氏注公羊乃以其稱公之故而謂
劉子本外諸侯入為天子大夫故上係采邑下係本

爵其說無據不可從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楚囊瓦出奔鄭柏舉公作伯莒穀作伯舉

左傳伍員為吳行人以謀楚楚之殺郤宛也伯氏之族出伯州犁之孫嚭普鄙反為吳太宰以謀楚楚自昭王即位無歲不有吳師蔡侯因之以其子乾與其大夫之子為質于吳冬蔡侯吳子唐侯伐楚唐侯不書兵屬于吳蔡舍舟於淮汭吳乘舟從淮來過蔡而舍之自豫章與楚夾漢豫章

漢東江北地名後從江南左司馬戌謂子常曰子沿漢而與之上下欲遮使勿渡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毀吳所舍舟還塞大隧直轅冥阸三者漢東之隘道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敗之既謀而行武城黑謂子常曰黑楚武城大夫吳用木也我用革也用軍器不可久也不如速戰史皇楚大夫謂子常楚人惡子而好司馬沈尹戌若司馬毀吳舟于淮塞城口而入城口三隘道之總名是獨克吳也子必速戰不然不免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二別在江夏界三戰子

常知不可（知吳不可勝）欲奔史皇曰安求其事（求知政事）難而逃之將何所入子必死之初罪必盡說（言致死以克吳可以免貪賄致寇之罪）十一月庚午二師（吳楚師）陳于柏舉闔廬之弟夫槩王晨請於闔廬曰楚瓦（子常名）不仁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而後大師繼之必克弗許夫槩王曰所謂臣義而行不待命者其此之謂也今日我死楚可入也以其屬五千先擊子常之卒子常之卒奔楚師亂吳師大敗之子常奔鄭史皇以其乘廣死

公羊傳吳何以稱子夷狄也而憂中國其憂中國柰何伍子胥父誅乎楚挾弓而去楚以干闔廬闔廬曰士之甚（言其為賢士）勇之甚將為之興師而復讎于楚伍子胥復曰諸侯不為匹夫興師且臣聞之事君猶事父也虧君之義復父之讎臣不為也於是止蔡昭公朝乎楚有美裘焉囊瓦求之昭公不與為是拘昭公於南郢數年然後歸之於其歸焉用事乎河（河非楚蔡之間時蓋北如晉請伐楚因祭河也）曰天下諸侯苟有能伐楚者寡人

請為之前列楚人聞之怒為是興師使囊瓦將而伐蔡蔡請救于吳伍子胥復曰蔡非有罪也楚人為無道君如有憂中國之心則若時可矣於是興師而救蔡曰事君猶事父也此其為可以復讐柰何曰父不受誅子復讐可也父受誅子復讐推刃之道也一往一來曰推刃 杜氏曰師能左右之曰以皆陳曰戰大崩曰敗績吳為蔡討楚從蔡計謀故書蔡侯以吳子言能左右之栢舉楚地 按楚馮陵諸夏陳蔡尤被其毒

葢嘗滅而夷之為縣其於蔡也誘般而殺之用隱太子於岡山逐朝吳出侯朱東國客死至吳又以囊瓦求美裘弗與拘於南郢數年而後歸之讐恥極矣故蔡侯吳發憤請師于晉晉不足與請師于吳吳子為之興師大敗楚兵于柏舉囊瓦奔鄭於是蔡人累世之讐憾少伸矣春秋書蔡侯以吳子所以伸蔡也吳子親行君重於師故不得不書以吳子也楚陵中國二百年中國不能制天厭之假手於吳國幾亡然敝

楚而吳繼之此聖人之所傷也春秋書蔡侯以吳子所以伸蔡侯之義正中國之討其曰以吳又以傷中國耳胡氏乃謂吳進而稱子為善其伐楚解蔡圍成伯討之功失經意矣

庚辰吳入郢（郢公穀作楚）

左傳吳從楚師及清發（水名）將擊之夫槩王曰困獸猶鬬況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敗我若使先濟者知免後者慕之蔑有鬬心矣半濟而後可擊也從之又

敗之楚人為食吳人及之奔食而從之敗諸雍澨五戰及郢奔食食者走不陳故不在戰數己卯楚子取其妹季芈畀我以出涉雎雎水出新城昌魏縣東南至枝江縣入江是楚王西走鍼尹固與王同舟王使執燧象以奔吳師燒火燧繫象尾以驚却吳師庚辰吳入郢以班處宮左司馬戌及息而還息汝南新息也聞楚敗故還敗吳師於雍澨傷初司馬臣闔廬嘗在吳為闔廬臣故恥為禽焉謂其臣曰誰能免吾首吳句卑曰臣賤可乎司馬曰我實失子可哉三戰皆傷曰吾不可用也已句

甲布裳剄而裹之司馬已死剄取其首藏其身而以其首免楚子涉睢濟江入于雲中王寢盜攻之以戈擊王王孫由于以背受之中肩王奔鄖鍾建負季芊以從鍾建楚大夫由于徐蘇而從鄖公辛之弟懷將弒王曰平王殺吾父我殺其子不亦可乎辛蔓成然之子昭十四年平王殺成然辛曰君討臣誰敢讐之君命天也若死天命將誰讐鬬辛與其弟巢以王奔隨吳人從之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實盡之天誘其衷致罰於楚而君又竄

之周室何罪君若顧報周室施及寡人以獎天衷君之惠也漢陽之田君實有之楚子在公宮之北隨公宮也吳人在其南子期昭王之兄公子結似王逃王而已為王曰以我與之王必免隨人卜與之不吉乃辭吳曰以隨之辟小而密邇於楚楚實存之世有盟誓至於今未改若難而棄之何以事君執事之患不惟一人一人楚王若鳩安集也楚竟敢不聽命吳人乃退初伍員與申包胥楚大夫友其亡也謂申包胥曰我必復報也楚國申包

胥曰勉之子能復之我必能興之及昭王在隨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為封豕長蛇以薦食上國虐始于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夷德無厭若鄰于君疆埸之患也逮吳之未定君其取分焉若楚之遂亡君之土也若以君靈撫之世以事君秦伯使辭焉曰寡人聞命矣子姑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下臣何敢即安立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絶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為之

賦無衣秦風九頓首而坐無衣三章章三頓首秦師乃出

五年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三月公作正月

附左傳王人殺子朝于楚

夏歸粟于蔡

左傳以周亟矜無資　公羊傳孰歸之諸侯歸之曷為不言諸侯歸之離至不可得而序故言我也　穀梁傳諸侯無粟諸侯相歸粟正也　杜氏曰蔡為楚所圍饑乏故魯歸之粟　按二傳皆稱諸侯歸蔡粟

然其畧言之何也侵楚無功圍蔡不救及吴既破楚入郢觧蔡圍然後相率而歸之粟救災恤鄰從簡書之道固如是乎故畧而不序見其事之末矣

於越入吴

左傳越入吴吴在楚也 杜氏曰於發聲也 孔氏曰公羊傳言越與於越立文不同事有襃貶左氏無此義越是南夷夷言有此發聲史官或正其名或從其俗越與於越史異辭無義例 按於越猶云邾婁

孔氏之說是也哀元年傳言吳之入楚也使召陳懷公懷公召國人而問焉逢滑對曰臣聞國之興也視民如傷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為土芥是其禍也楚雖無德亦不艾殺其民吳日敝于兵暴骨如莽而未見德焉天其或者正訓楚也禍之適吳其何日之有逢滑之言視史墨之言可謂徵於近而當於理要言不煩矣

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

左傳六月季平子行東野季氏邑還未至丙申卒于房

陽虎將以璵（音餘）璠（音煩）斂（璵璠美玉君所佩）仲梁懷弗與（懷亦季氏家臣）曰改步改玉（昭公之出季孫行君事佩璵璠祭宗廟今定公立復臣位改君步則亦當去璵璠）陽虎欲逐之告公山不狃（季氏臣費宰子洩也）不狃曰彼為君也子何怨焉（為君不欲使僭）既葬桓子（意如子季孫斯）行東野及費子洩為費宰逆勞于郊桓子敬之勞仲梁懷（時從桓子）仲梁懷弗敬（慢子洩）子洩怒謂陽虎子行之乎（行逐懷也）

胡傳內大夫有罪見討則不書卒公子翬是也仲遂殺惡及視罪與翬同而書卒者以事之變卒之也

意如何以書卒見定公不討賊復以爲大夫全始終之禮也

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

附左傳申包胥以秦師至秦子蒲子虎帥車五百乘三萬七千五百人以救楚子蒲曰吾未知吳道道猶法術使楚人先與吳人戰而自稷會之大敗夫槩王于沂稷沂皆楚地吳人獲薳射楚大夫於柏舉其子帥奔徒散卒以從子西敗吳師于軍祥楚地秋七月子期子蒲滅唐九月夫槩

王歸自立也以與王戰而敗自為吳王號夫槩奔楚為堂谿
氏吳師敗楚師于雍澨秦師又敗吳師吳師居麇地名
子期將焚之子西曰父兄親暴骨焉不能收又焚之
不可前年楚人與吳人戰多死麇中言不可併焚子期曰國亡矣死者若
有知也可以歆舊祀言焚吳復楚則祭祀不廢豈憚焚之焚之而
又戰吳師敗又戰于公壻之谿楚地名吳師大敗吳子
乃歸囚闉輿罷楚大夫闉輿罷請先請先至吳遂逃歸遂逃歸楚
言吳惟得楚一大夫復失之乙亥陽虎囚季桓子及公父文伯

文伯桓子從父昆弟也陽虎欲為亂恐二子不從故囚之而逐仲梁懷冬十月丁亥殺公何藐季氏族己丑盟桓子于稷門之内魯南城門庚寅大詛逐公父歜昌欲反即文伯及秦遄市專反平子姑壻皆奔齊

楚子入于郢賁鬬辛王孫由于王孫圉鍾建鬬巢申包胥王孫賈宋木鬬懷九子皆從王有大功者子西曰請舍懷也以初謀欲弑王王曰大德滅小怨道也申包胥曰吾為君也非為身也君既定矣又何求遂逃賞王將嫁季芈季芈辭曰所以為女子遠丈夫也鍾建負我矣以

妻鍾建以為樂尹

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左傳報觀虎之役也三年鮮虞獲晉觀虎

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速公作遬後同

左傳春鄭滅許因楚敗也

二月公侵鄭

左傳周儋翩子朝餘黨率王子朝之徒因鄭人將以作亂

于周鄭於是伐馮滑胥靡負黍狐人闕外周六邑二月

公侵鄭取匡鄭邑取匡不書歸之晉也為晉討鄭之伐胥靡也往

不假道於衛及還陽虎使季孟自南門入出自東門

陽虎將逐三桓欲使得罪于衛舍于豚澤衛侯怒使彌子瑕衛嬖大夫追

之公叔文子老矣公孫發輦而如公曰尤人而效之非

禮也昭公之難君將以文之舒鼎衛文公之鼎成之昭兆

寶龜定之鞶鑑鞶帶而以鏡為飾也今西方羌胡猶然古之遺服苟可以納之

擇用一焉公子與二三臣之子諸侯苟憂之將以為

之質此羣臣之所聞也今將以小忿蒙舊德無乃不可乎太姒之子唯周公康叔為相睦也而效小人以棄之不亦誣乎天將多陽虎之罪以斃之君姑待之若何乃止　按自宣公十八年書公伐杞之後魯無君者將八十年至是而侵鄭再侵齊一圍成皆書公豈公室能張而兵權在公哉三桓既微陪臣執國命而挾公以行耳召陵之盟口血未乾而鄭受囊瓦之奔弱晉間楚之敗而滅許又黨王室之亂人加兵天

子之六邑其罪大矣魯於是奉辭以伐之夫誰曰不可而陽虎之徒釁於勇啚於禍以逞其私覬季孫獻俘於晉則魯安有獎王室之實哉故書侵以志其畢也

公至自侵鄭

是行也陽虎居中有異志焉往不假道還自南門入東門出以激怒於衛使微公叔文子之言公其危矣故致之

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

左傳夏季桓子如晉獻鄭俘也陽虎強使孟懿子往報夫人之幣聘禮執圭以致君命執璧以致享幣其於夫人則聘用璋享用琮聘君與夫人一使兼致之夫人不別使也陽虎欲因魯三桓并求媚于晉既使桓子報聘晉君又別遣正卿報夫人聘晉人兼享之賤魯故不復兩設禮明經所以不備書孟孫立于房外謂范獻子曰陽虎若不能居魯而息肩於晉所不以為中軍司馬者有如先君獻子曰寡君有官將使其人鞅何知焉獻子謂簡子曰魯人患陽虎矣孟孫知其

纍以爲必適晉故強爲之請以取入焉　按春秋於魯卿使鄰國變文書介副者二文十八年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大夫擅廢立而君始失政也此年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陪臣執國命而大夫受制也二子專國而聽于陽虎行云則行止云則止立於房外致請于范鞅佯爲陽虎道地而實以取入求哀于霸國吁何其哀也春秋之書皆欲以起問者見事情也

附左傳四月己丑吳太子終纍闔廬子夫差兄敗楚舟師子

期又以陵師(陸軍)敗于繁揚令尹子西喜曰乃今可為矣(知懼故也)於是乎遷郢於鄀(音若)而改紀其政以定楚國

六月晉閻沒戍周且城胥靡

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犁

左傳秋八月宋樂祁言於景公曰諸侯唯我事晉今使不往晉其憾矣樂祁告其宰陳寅陳寅曰必使子往他日公謂樂祁曰唯寡人說子之言子必往陳寅曰子立後而行吾室亦不亡(知晉政多門往必有難)唯君亦以

我為知難而行也見涵樂祁子而行趙簡子逆而飲之酒於緜上獻楊楯六十於簡子陳寅曰昔吾主范氏今子主趙氏又有納焉以楊楯賈禍弗可為也已然子死晉國子孫必得志于宋范獻子言於晉侯曰以君命越疆而使未致使而私飲酒不敬二君不可不討也乃執樂祁

冬城中城

穀梁傳城中城者三家張也或曰非外民也陸氏曰

三家張為日久矣此時陽虎用事三家始衰何言張也入春秋過二百年矣城壞須築何譏外民哉　杜氏曰公為晉侵鄭故懼而城

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鄆

杜氏曰鄆貳于齊故圍之何忌不言何闕文

附左傳陽虎又盟公及三桓於周社盟國人于亳社詛于五父之衢　冬十二月天王處于姑蕕周地辟儋翩之亂也

七年春王正月

附左傳春二月周儋翩入于儀栗周地以叛　齊人歸鄆陽關陽虎居之以為政鄆陽關皆魯邑中貳于齊齊今歸之不書虎專之

夏四月

附左傳夏四月單武公穆公子劉桓公文公子敗尹氏于窮谷尹氏復黨儋翩共為亂也

秋齊侯鄭伯盟于鹹諸侯始復特相盟

左傳齊侯鄭伯盟于鹹徵會于衛　杜氏曰鹹衛地

陳氏曰特相盟自齊桓以來未之有也於是再見諸侯無主盟矣是故石門志諸侯之合也于鹹志諸侯之散也　自是而後盟沙盟曲濮會安甫盟黃會牽會洮皆齊鄭糾合之事與隱公初年事相似

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齊侯衛侯盟于沙公作沙澤

左傳衛侯欲叛晉諸大夫不可使北宮結如齊而私於齊侯曰執結以侵我齊侯從之乃盟于瑣瑣即沙也

杜氏曰陽平元城縣東南有沙亭　此齊衛合黨之

始自此以後次五氏次垂葭次渠蒢無非包藏禍心以圖晉爲事夫齊固伯國之餘業而衛亦中州之大國也使能脩其德政豈不足以自強乃間晉楚之衰逞爲不義未幾而屈于強吳曰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絶物也涕泣而女于吳兹非不義之明效哉

大雩

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左傳齊國夏伐我齊叛晉故陽虎御季桓子公斂處父孟氏

家臣成宰公斂陽御孟懿子將宵軍齊師齊師聞之墮伏而待之墮毀其軍以示弱而設伏兵處父曰虎不圖禍而必死言虎欲夜掩齊師入其伏內則已必殺虎苫夷曰季氏家臣虎陷二子季孟於難不待有司余必殺女虎懼乃還不敗　按昭公逐於季氏羈棲鄆邑惟齊是依而齊不能為之出偏師向魯鄙問季氏之罪今間晉之衰結盟鄭衛加兵于魯覬覦代興是知時之或可而不知已之不可也見義不為非分妄動無名棄好豈不愚哉

九月大雩

冬十月

附左傳冬十一月戊午單子劉子逆王于慶氏慶氏守姑蕕大夫晉籍秦送王己巳王入于王城館于公族黨氏周大夫而後朝于莊宮莊王廟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公至自侵齊

左傳公侵齊門于陽州士皆坐列言無鬬志曰顔高魯人之弓六鈞百八十斤皆取而傳觀之言魯無軍政

附左傳二月己丑單子伐穀城劉子伐儀栗討儋翩之黨穀城在河南縣西辛卯單子伐簡城劉子伐盂以定王室　趙鞅言于晉侯曰諸侯唯宋事晉好逆其使猶懼不至今又執之是絶諸侯也將歸樂祁樂祁歸卒于大行晉東南山士鞅曰宋必叛不如止其尸以求成焉乃止諸州晉地

二月公侵齊

左傳公侵齊攻廩丘之郛主人焚衝戰車或濡馬褐馬衣

以救之遂毀之毀郛主人出師奔

三月公至自侵齊

曹伯露卒

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公會晉師于瓦公至自瓦

左傳晉士鞅趙鞅荀寅救我公會晉師于瓦　杜氏曰將來救魯公逆會之救不書齊師已去瓦衛地東郡燕縣東北有瓦亭　按不曰會士鞅而曰會晉師

君不會大夫且重師也棐林之會不言趙盾而言晉師瓦之會言晉師而不書士鞅

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

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士公作趙

左傳晉師將盟衛侯于鄟澤自瓦還就衛地盟趙簡子曰羣臣誰敢盟衛君者前年衛叛晉與齊簡子意欲摧辱之涉佗成何曰我能盟之二子晉大夫衛人請執牛耳盟用牛耳卑者執之尊者涖之衛侯自以當涖牛耳請晉大夫執之成何曰衛吾温原也焉得視諸侯將歃

涉佗捘子對反擠也衛侯之手及捥血至捥衛侯怒王孫賈趨進曰盟以信禮也有如衛君其敢不唯禮是事而受此盟也衛侯欲叛晉而患諸大夫王孫賈使次于郊大夫問故問不入故公以晉詬語之詬恥也且曰寡人辱社稷其改卜嗣寡人從焉大夫曰是衛之禍豈君之過也公曰又有患焉謂寡人必以而子與大夫之子為質大夫曰苟有益也公子則往羣臣之子敢不皆負羈絏以從將行王孫賈曰苟衛國有難工商未嘗

不為患使皆行而後可欲以激怒國人公以告大夫乃皆將行之行有日公朝國人使賈問焉曰若衛叛晉晉五伐我病何如矣皆曰五伐我猶可以能戰賈曰然則如叛之病而後質焉何遲之有乃叛晉晉人請改盟弗許秋晉士鞅會成桓公周卿士不書監帥不親侵也侵鄭圍蟲牢報伊闕也六年鄭伐周闕外遂侵衛

葬曹靖公

九月葬陳懷公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

左傳晉故也

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

杜氏曰結叛晉曲濮衛地

從祀先公

盜竊寶玉大弓

左傳季寤季桓子之弟公鉏極公彌曾孫桓子族子公山不狃費宰皆

不得志於季氏叔孫輒叔孫氏之庶子無寵於叔孫氏叔仲

志叔孫帶之孫不得志於魯故五人因陽虎陽虎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以叔孫輒更叔孫氏已更孟氏冬十月順祀先公而祈焉辛卯禘于僖公不于太廟者順祀之義當退僖公懼于僖神故于僖廟行順祀禮祫尊可以及卑後代之主宜上徙太廟而食今徙上世之主下祀僖廟瀆也壬辰將享季氏于蒲圃而殺之戒都車都邑之兵車曰癸巳至將以壬辰夜殺季孫明日癸巳以都車攻二家成宰公斂處父告孟孫曰季氏戒都車何故孟孫曰吾弗聞處父曰然則亂也必及於子先備諸與孟孫以壬辰為期陽虎

前驅林楚御桓子虞人以鈹盾夾之陽越（虎從弟）殿將如蒲圃桓子咋謂林楚曰（咋許同懇語也仕駕反杜云暫也）而先皆季氏之良也爾以是繼之（欲使林楚免己于難以繼其先人之良）對曰臣聞命後（猶晚也）陽虎為政魯國服焉違之徵（猶速也）死死無益於主桓子曰何後之有而能以我適孟氏乎對曰不敢愛死懼不免主桓子曰往也孟氏選圉人之壯者三百人以為公期（孟氏支子）築室於門外（托築室以聚衆實欲以備難）林楚怒馬及衢而騁陽越射之不中築者闔

門有自門間射陽越殺之陽虎劫公與武叔叔孫不敢之子州仇以伐孟氏公斂處父帥成人自上東門入魯東城之北門與陽氏戰于南門之內弗勝又戰于棘下城內地名陽氏敗陽虎說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舍于五父之衢寢而為食其徒曰追其將至虎曰魯人聞余出喜於徵死何暇追余喜於徵死言喜於得脫上文林楚言違之徵死懼適孟氏不成而徒速死也今適孟氏成則徵死之懼轉而為喜矣故云然從者曰嘻歎聲速駕公斂陽在公斂陽請追之孟孫弗許陽欲殺桓子欲因亂討季氏

以強孟氏孟孫懼而歸之不敢殺子言季寤辥猶周偏也舍爵於季氏之廟而出示無懼陽虎入于讙陽關以叛叛不書畧家臣

公羊傳從祀者何順祀也文公逆祀去者三人諫不從而去之定公順祀叛者五人諫不以禮去曰叛　穀梁傳貴復正也　杜氏曰先公閔僖也將正二公之位次所順非一故通言先公　胡傳蜀人馮山曰昭公至是始得從祀於太廟其說是也三傳皆以為順祀閔僖二公惟馮氏以為從祀昭公於太廟

季氏逐君薨不得以時歸葬葬又絕其兆域在墓

道之南則其主必未得從昭穆而祔祭矣陽虎將殺季孫始以其主從祀太廟蓋欲著季氏之罪以取媚於國人也　薛氏曰從祀者何順祀也魯之祭也躋僖公外昭公從祀之始正其禮也此蕉用二說似優　劉氏曰陽虎將作亂而惡不得民心故於是為小正以售其大不正立小義以遂其大不義也　按既正閔僖之逆祀使昭公果未從祀亦在所正可知矣凡祭而失禮則書祭名祭非失禮為所舉華之事而書者則

書事此義重從祀故直云從祀先公而畧其祭事也諸儒以為不書禘事與日者為事出陽虎而不正言之恐亦過矣　公羊傳盜者孰謂謂陽虎也陽虎者曷為者也季氏之宰也季氏之宰則微者也惡乎得國寶而竊之陽虎專季氏季氏專魯國陽虎拘季孫何氏曰季孫逐昭公之後取其寶玉藏于其家陽虎拘季孫奪其寶玉季孫取玉不書者舉逐君為重

今按經書盜竊則明是取之公宫何說無據　孟氏與叔孫迭而食之睋五多反而鋟且審反其板以爪刻其饋器之上蓋板曰某月某日將殺我

于蒲圃力能救我則於是至乎日若時而出臨南者陽虎之出也（姊妹之子為出或云從其家出而仕于公）御之（御季孫）於其乘馬（初上車時）季孫謂臨南曰（初上車時陽越未在敢得私語）以季氏之世世有子子可以不免我死乎臨南曰有力不足臣何敢不勉陽越者陽虎之從弟也為右（為季孫車右）諸陽之從者車數十乘至於孟衢臨南投策而墜之（策馬播也）陽越下取策臨南駷（素動反）馬（振馬銜令馬走也）而由乎孟氏陽虎從而射之矢著于莊門（孟氏所入門名）然而甲起于琴如

地名弑不成却反舍于郊皆說他會反然息或曰弑千乘之主季氏專魯國故云千乘之主而不克舍此可乎陽虎曰夫孺子得國而已夫指季孫也言季孫孺子耳得免而已不能圖己如丈夫何賊而曰彼哉彼哉望見公斂處父之師而曰彼哉彼哉再言之者切遠意既駕公斂處父帥師而至慬其靳反然後得免自是走之晉寶者何璋判白判半也半圭曰璋白藏天子青藏諸侯魯得郊天故錫以白弓繡質質拊龜青純純緣也謂緣甲䫌也千歲之龜青䫌穀梁傳寶玉者何封圭始封之圭也大弓者武王之戎弓也周公受賜藏之

魯　蘇氏曰陽虎將殺季孫斯不勝而出取寶玉大弓於公宮以行其稱盜陪臣也寶玉大弓魯之分器也是時陽虎以鄆讙龜陰叛奔齊十年侯犯以郈叛及昭十二年南蒯以費叛皆以賤不書其書竊寶玉大弓何也分器重於地也分器重於地者賤貨而貴命也　杜氏曰寶玉夏后氏之璜大弓封父之繁弱

孔氏曰公羊傳曰寶者何璋判白弓繡質龜青純彼不知魯有先王分器謬為言耳且所盜無龜知其

並是妄也

九年春王正月

附左傳宋公使樂大心盟于晉且逆樂祁之尸辭偽

有疾乃使向巢

夏四月戊申鄭伯蠆卒蠆敕邁反公作囆

得寶玉大弓

公羊傳何以書國寶也喪之書得之書 穀梁傳惡

得之得之堤下或曰陽虎以解衆也

六月葬鄭獻公

附左傳六月伐陽關（討陽虎也）陽虎使焚萊門（陽關邑門）師驚犯之而出奔齊請師以伐魯曰三家必取之（三加兵于魯）齊侯將欲許之鮑文子諫曰臣嘗為隸於施氏矣（施氏魯大夫文子鮑國也成十七年齊人召而立之至今七十四年文子蓋九十餘矣）魯未可取也上下猶和衆庶猶睦能事大國而無天菑若之何取之陽虎欲勤齊師也齊師罷大臣必多死亡已於是乎奮其詐謀夫陽虎有寵于季氏而將殺季孫以

不利魯國而求容焉親富不親仁君焉用之君富於季氏而大於魯國茲陽虎所欲傾覆也魯免其疾而君又收之無乃害乎齊侯執陽虎將東之陽虎願東陽虎將西奔晉知齊必反已故詐願東乃囚諸西鄙盡借邑人之車鍥若刻反刻也其軸麻約而歸之刻其軸使易毀折麻約刻處而歸之令人不覺欲追者不能及載葱初江反靈寢於其中而逃葱靈輜車名賈逵云衣車也有葱有靈然則此車前後有蔽兩旁開葱可以觀望葱中竪木謂之靈其內容人卧追而得之囚於齊又以葱靈逃奔晉適趙氏

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

趙氏曰凡師駐曰次惡興師也言非奉王命以討罪救亂而擅興次猶不可次者無所用但次止耳經猶譏之況侵伐乎唯莊八年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俟冦為免譏耳即明無冦而次是欲自為冦也皆譏也　今按齊侯衛侯次于五氏未見所用正趙氏所謂無冦而次是欲自為冦也左氏言齊侯伐晉夷儀杜預謂不書伐者諱伐盟主以次告然襄二十三年書齊侯遂伐晉何不諱乎陳君舉

又謂中國無霸春秋重絶晉故不言伐然文元年書衛人伐晉何以不重絶晉乎　五氏晉地

秦伯卒

冬葬秦哀公

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

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公至自夾谷　夾公穀作頰

左傳夏公會齊侯于祝其實夾谷　夾谷即祝其也　孔丘相　相會儀也　犂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　齊所

滅萊夷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以兵擊萊人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為不祥盟將告神犯之為不善於德為愆義於人為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婢亦反去也之將盟趙氏曰按經不書盟傳何得云盟蓋左氏欲以歸汶陽之田歸功于夫子故謬為此說殊不知要而得之非聖人之正也故自遽辟之以下至齊侯將享公悉不取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出竟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丘

使茲無還揖對曰無還魯大夫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　張氏曰夾谷魯地漢東海祝其縣有夾山　按陽虎奔齊請師以伐魯齊侯將許之以鮑文子之諫而止至是魯之君臣能用孔子魯國大治齊人慕義故今年三月及齊平而為夾谷之會焉安得有使萊人以兵刼魯侯之事乎是會也聖人相禮將使兩國繼好謀闕敦于信義以從先王之典何以盟為經言會而傳言盟足知其誣也其盟辭曰齊

師出竟而魯以三百乘從是欲以邾滕視魯也及魯使兹無還答之則要其反我汶陽之田而已何其不倫乎使齊反汶陽之田則魯將為齊役乎他書載景公之言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之道教寡人晏嬰之言曰小人之謝過也以文君子之謝過也以質君已知過則謝之以質爾於是齊人歸田以謝過此為是則左氏之說為非矣

晉趙鞅帥師圍衛

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 鄆公作運田上穀有之字

公羊傳齊人曷為來歸運讙龜陰田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齊人為是來歸之 杜氏曰三邑皆汶陽田也泰山博縣北有龜山陰田在其北也會夾谷孔子相齊齊人服義而歸魯田 任公輔曰桓三年讙杜氏以為魯地濟北蛇丘縣有讙亭而汶水經濟北至東平須昌入濟鄆即昭公時齊取以居公者至是并以還魯二邑與龜陰俱在汶水北 孔氏曰八年陽

虎入於讙陽關以叛九年伐陽關陽虎奔齊其時虎以讙去鄆與龜陰亦從之　家氏曰取濟西取汶陽書取不言歸以其仗大國而得之故書曰取歸濟西歸讙及闡歸疆也言歸不言來歸以其請之而後得非彼自歸也惟鄆讙龜陰書齊人來歸言齊人自以故疆來歸也聖人道化所感强暴為之革心有莫知其然而然者讀春秋至此可以信聖人之道不為空言儒者之學果非無實也左氏所載茲無還之對陋

矣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郈音后

左傳初叔孫成子欲立武叔公若藐叔孫氏之族固諫曰不可成子立之而卒武叔既定使郈馬正侯犯殺公若弗能其圉人叔孫氏之圉人殺公若侯犯以郈叛犯以不能副武叔之命自懷疑懼而叛 武叔懿子圍郈弗克 杜氏曰郈叔孫氏邑 任公輔曰東平無鹽縣東南有郈鄉

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郈公作費

左傳秋二子及齊師復圍郈弗克郈工師掌工之官駟赤謂侯犯曰居齊魯之間而無事無所服事必不可矣子盍求事於齊以臨民不然將叛侯犯從之齊使至駟赤為之宣言於郈中詐為齊使言曰侯犯將以郈易于齊齊人將遷郈民衆兇懼駟赤謂侯犯曰子不如易於齊齊人欲以此偪魯必倍與子地且盍多舍甲於子之門以備不虞侯犯曰諾乃多舍甲馬侯犯請易於齊齊有司觀郈將至駟赤使周走呼曰齊師至矣郈人

大駭介僕犯之門甲以圍僕犯僕犯奔齊齊人乃致郈　胡傳僕犯以郈叛不書書圍郈則叛可知矣再書二卿帥師圍郈則彊可知矣

宋樂大心出奔曹

左傳宋樂溷（樂祁之子）謂桐門右師（右師樂大心溷族父也）曰吾猶衰經而子擊鐘何也（怨其不逆父喪因責其無同族之恩）右師曰喪不在此故也既而告人曰已衰經而生子余何故舍鐘子明（溷）聞之怒言於公曰右師將不利戴氏（樂氏戴公族）

不肯適晉將作亂也乃逐桐門右師

宋公子地出奔陳地公作池後同

左傳宋公子地有白馬四公嬖向魋魋欲之公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地怒使其徒扶魋而奪之母弟辰曰子為君禮辟君也不過出竟君必止子公子地出奔陳公弗止

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安甫公作牽

杜氏曰安甫地闕

叔孫州仇如齊

左傳武叔聘于齊_{謝致郈也}齊侯享之曰子叔孫若使郈在君之他竟寡人何知焉屬與敝邑際故敢助君憂之_{以致郈德叔孫}對曰非寡君之望也所以事君封疆社稷是以_{以猶為也}敢以家隸勤君之執事夫不令之臣天下之所惡也君豈以為寡君賜_{言義在討惡非所以賜寡君}

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_{暨下公殺有宋字彄苦侯反}

左傳辰為地請弗聽辰曰是我迋_{古況反欺也}吾兄也吾

以國人出君諱與處冬母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佗仲幾子彄褚師叚子

胡傳其弟云者罪宋公以嬖𩨗故奔其二弟無親親之恩暨云者罪辰以地故自絶於君又牽帥其大夫以出無尊君之義夫暨者不得已之詞又以見仲佗石彄身為卿佐不能匡君靖難而為辰所率與之俱奔無大臣之節也

十有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

夏四月

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

左傳宋公母弟辰暨仲佗石彄公子地入于蕭以叛秋樂大心從之大為宋患寵向魋故也　杜氏曰蕭宋邑　胡傳出奔陳則稱暨入于蕭以叛則稱及及非不得已之詞也非不得已而果於叛君則無首從之別其罪一施之故不稱暨而稱及四卿在蕭而大心自曹從之其叛可知矣故不書叛而曰入于蕭入

逆詞也　初宋蕭邑大夫蕭叔大心有功于宋封為附庸楚滅之復為宋邑

冬及鄭平叔還如鄭涖盟還音旋涖公穀作莅

左傳始叛晉也　杜氏曰魯自僖公以來世服于晉至今而叛故曰始

十有二年春薛伯定卒

夏葬薛襄公

叔孫州仇帥師墮郈墮許規反後同

衛公孟彄帥師伐曹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費音秘後同

左傳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費成郈於是叔孫氏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費宰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至臺側仲尼時為司寇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公

羊傳曷為帥師墮郈帥師墮費孔子行乎季孫三月

不違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於是帥師墮郈帥師墮費雉者何五板而堵八尺曰板五堵而雉百雉而城二萬尺凡周十一里三十三步二尺公侯之制也禮天子千雉伯七十雉子男五十雉天子周城諸侯軒城

何氏曰郈叔孫氏所食邑費季氏所食邑二大夫宰吏數叛患之以問孔子孔子曰陪臣執國命采長數叛者坐邑有城池之固家有甲兵之藏故也季氏說其言而墮之書者善定公任大聖復古制弱臣勢也不書去甲者舉墮城為重 蘓氏曰此孔子之

所以聖也孔子以羈旅之臣得政數月而能以治世之禮律衰世之臣墮名都出藏甲而三桓不疑其害已此有不言而信不怒而威者矣夫孔子之聖見於行事至此為無疑也

秋大雩

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黃齊公作晉

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公至自黃

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

左傳將墮成公斂處父謂孟孫墮成齊人必至於北門城在魯北竟故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偽不知我將不墮冬十二月公圍成弗克　杜氏曰國內而書至者成彊若列國興動大衆故出入皆告于廟也　朱子曰三家孟氏最弱季氏最强强者墮之而弱者反不可墮者强者不覺而弱者覺之故也又曰費郈之叛荐為叔季之害故叔季自欲墮之公

斂在成方有功于孟氏則孟氏之不肯墮宜矣　胡傳仲由為季氏宰孔子為魯司寇而不能墮成何也按是冬公圍成不克越明年孔子由大司寇攝相事然後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而商賈信於市男女別於途及齊人歸女樂孔子遂行然則圍成之時仲尼雖用事不能專魯國之政也使聖人得志行乎魯國以及朞月則不待兵革而自墮矣　李氏廉曰胡氏引史記謂明年孔子由大司寇攝相事至十四年然後行恐未然成不墮三家變矣聖人色斯舉矣安有明年攝相之事

所以知其必無者考按經文明年無更敗起廢之事而蘖圍大蒐必非聖人在位

仁山金氏曰按孔子生長於魯至是五十餘年天下之士多從之者魯之君臣豈有不知其賢者而未嘗能用孔子也定公之十年一旦起而用之莫有知其由者論語左氏皆不言其故獨孟子稱孔子于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而論語謂季桓子受女樂不朝孔子行是孔子此時之行藏係季桓子之用舍也何哉魯自三家四分公室而季氏取其二季氏專魯而魯公無民

久矣使魯之君而欲用孔子豈能遽奪季氏之權以畀孔子季氏亦豈肯遜巳之權以與孔子哉自定公初年季平子卒其家臣陽虎始用事五年執桓子因之而專魯政辱之於屏陷之於齊師且盟且詛九年又將享桓子而殺之僅而獲免當是時非惟魯國不可為而季氏亦自不可支矣霜降水涸涯涘自見桓子于此亦謀所以為靖亂興衰之計故舉孔子於公而試用之已而政聲四達齊歸侵地於是攝行相事

墮三都夫三都者三家強邑也當是時公山弗擾在費而郈侯犯之亂未久也三家之有三都已非公室之便而三都之為三都至是亦非三家之便也故叔孫氏始墮郈繼而季桓子墮費已而孟孫氏不肯墮成圍之弗克其不肯墮成也公斂處父之言曰無成是無孟氏也然則無費是亦無季氏也而墮之當是時桓子之心未敢自計其私也夫三都已墮其二則成之不墮固亦未害然亦豈終不克墮哉夫子久之

必有處矣既而魯國方治而齊人歸女樂以沮之夫使孔子上下之交方固桓子之志未移則一女樂豈足以間之齊人素善謀功利者歸女樂而謂足以間魯之用孔子乎是殆必得其間矣季氏權臣也桓子舍己權以聽孔子而墮其名都以彊公室其中豈無介介者顧以衰敗之餘藉之振起為是降心以相從也今紀綱既定外侮既却魯既治矣桓子豈甘於終絀者縱桓子甘之季氏私人必有以為不利者故其

信任之意必已漸衰特未敢漸舍孔子而孔子顧亦無隙可行爾故齊人歸女樂以促之夫齊何懼於我而歸女樂於事可疑於禮不正有國者固不可啗此為隣國所覘也使桓子而猶為孔子之聽豈其受此受之已非矣而又君臣荒淫其中三日不朝此其心術蠹壞不復可與有為而其心固亦已無孔子矣故孔子去之此夫子出處之本末事情也

十有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穀無衛侯字葭公作瑕

左傳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實郥氏垂葭改名郥氏高平鉅野西南有郥亭郥古闃反使師伐晉將濟河諸大夫皆曰不可邴意茲齊大夫曰可鋭師伐河内今河内汲縣傳張戀反必數日而後及絳絳不三月不能出河則我既濟水矣乃伐河内齊侯皆斂諸大夫之軒唯邴意茲乘軒以其言當

夏築蛇淵囿

大蒐于比蒲比音毗

衛公孟彄帥師伐曹

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

左傳晉趙鞅謂邯鄲午曰歸我衛貢五百家吾舍諸晉陽午許諾邯鄲廣平縣也午晉邯鄲大夫十年趙鞅圍衛衛人懼貢五百家鞅置之邯鄲今欲徙置晉陽晉陽趙氏邑歸告其父兄父兄皆曰不可衛是以為邯鄲言衛以五百家在邯鄲常為是故與邯鄲親而置之晉陽絶衛之道也不如侵齊而謀之侵齊則齊當來報欲因懼齊而徙則衛與邯鄲好不絶乃如之而歸之于晉陽趙孟怒不察其謀謂午不用命名午而囚諸晉陽使告邯鄲人曰吾私有討於午也二三子

唯所欲立遂殺午趙稷午子涉賓午家臣以邯鄲叛夏六

月上軍司馬籍秦圍邯鄲邯鄲午荀寅之甥也荀寅

范吉射之姻也壻父曰姻荀寅子娶吉射女而相與睦故不與圍

邯鄲將作亂攻趙鞅董安于趙氏臣聞之告趙孟曰先備

諸趙孟曰晉國有命始禍者死為後可也安于曰與

其害於民寧我獨死懼見攻必傷害民請以我說晉國若討可殺我以

解說趙孟不可秋七月范氏中行氏伐趙氏之宮趙鞅

奔晉陽晉人圍之　按邯鄲午無罪而趙鞅專殺不

忌其心已無君矣荀寅范吉射不請于君而擅伐之信有罪也鞅不愬于君而遽與晉陽之甲抗晉人之圍非叛而何是時强臣皆强其私邑以耦國無事則專土以自豐有事則據邑以背叛鞅之欲歸衛貢五百家于晉陽也封殖私邑之計也而邯鄲午慮絶衛親奉命不速鞅以午荀寅之甥荀寅范吉射之姻也疑午有貳心焉因是而遂殺之二家始禍蓋亦有執言矣鞅茍有人臣之禮聽君大夫平其曲直可也而

遽入私邑以叛罪豈容誅哉穀梁子曰以者不以者也叛直叛也此說是也左氏謂荀范不與圍邯鄲將作亂又言董安于請先備諸而趙孟不肯始禍此皆趙氏之辭趙氏後有國而史家踵其緣飾之私言也不足信也　吉射士鞅子

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荀寅下公有吉字射食亦反又食夜反朝如字

左傳范皐夷范氏側室子無寵於范吉射而欲為亂于范

氏梁嬰父嬖於知文子荀躒文子欲以爲卿韓簡子韓起孫不信與中行文子相惡文子荀寅魏襄子魏舒孫曼多亦與范昭子士吉射相惡故五子謀范皐夷梁嬰父知文子韓簡子魏襄子將逐荀寅而以梁嬰父代之逐范吉射而以范皐夷代之荀躒言於晉侯曰君命大臣始禍者死載書在河爲盟書沈之河今三臣始禍而獨逐鞅刑已不鈞矣請皆逐之冬十一月荀躒韓不信魏曼多奉公以伐范氏中行氏弗克二子將伐公齊高彊子尾之子昭十年奔魯遂適晉也曰三

折肱知為良醫唯伐君為不可民弗與也我以伐君在此矣三家未睦知韓魏可盡克也克之君將誰與若先伐君是使睦也弗聽遂伐公國人助公二子敗從而伐之丁未荀寅士吉射奔朝歌　杜氏曰朝歌屬汲郡　汪氏曰朝歌衛之舊都衛徙楚丘朝歌後屬晉

晉趙鞅歸于晉

左傳韓魏以趙氏為請十二月辛未趙鞅入于絳盟

于公宫　公羊傳此叛也其言歸何以地正國也其以地正國奈何晉趙鞅取晉陽之甲以逐荀寅與士吉射荀寅與士吉射曷為者也君側之惡人也此逐君側之惡人曷為以叛言之無君命也　胡傳書歸者易詞也韓魏為之請晉侯許之復而寅與士吉射去國出奔則無有難之者故其歸為易矣三子之叛其罪一也鞅以有援故得復寅吉射以無助故終叛春秋書鞅歸于晉非與之也以罪晉侯縱失有罪無

政刑耳　趙氏曰公羊云以地正國也據禮無專土藏兵之義今乃欲以私邑之强而正國則是末大而本小黜君而進臣也豈其然乎穀梁云貴其以地反也豈有身歸而地不歸乎　按晉六卿二荀氏荀寅中行氏也荀躒知氏也士氏即范氏也荀士二家自此亡知氏春秋後亡故止韓趙魏三家分晉　按趙鞅以地正國夫子正其叛臧武仲以防請後夫子正其要君誅不臣也公羊之言大失春秋之旨矣叛臣

專其私邑以地反亦非公家之有也何貴之有乎

三家之篡自此始也桓四年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桓殺君而立天討不加而反下聘也莊四年王使榮

叔來錫桓公命終其世不誅又追命以寵之也晉曲

沃以支子封是亦大夫也武公弑君篡晉而有之莊

十六年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為晉侯有魯桓

之命而後有曲沃之命有曲沃之命而後有魏趙韓

之命其所由來者漸矣周之東遷惟晉焉依王不恤

同姓爵其賊臣始于命曲沃而文侯之晉亡終于命三大夫而文公之晉亦亡左氏終于智伯通鑑始于三晉朱子詩有馬公託始先幾之感其以是夫

薛弒其君比氏如字

胡傳稱國以弒者當國大臣之罪也孫復以為舉國之衆皆可誅非矣三晉有國半天下若皆可誅刀鋸不亦濫乎潁川常秩曰孫復之於春秋動輒有罪葢商鞅之法耳棄灰於道者有誅步過六尺者有罰其

不即人心遠矣王回以是尚秩此善譏復者

十有四年春魏公叔戌來奔

衛趙陽出奔宋衛公𣪘作晉

初衛公叔文子朝而請享靈公欲令公臨其家退見史鰌史魚而告之史鰌曰子必禍矣子富而君貪罪其及子乎文子曰然吾不先告子是吾罪也君既許我矣其若之何史鰌曰無害子臣能執臣禮可以免富而能臣必免於難上下同之言尊卑皆然戌也驕文子之子其亡乎富而不

驕者鮮吾唯子之見驕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戍必與焉及文子卒衛侯始惡於公叔戍以其富也公叔戍又將去夫人之黨（靈公夫人南子黨宋朝之徒）夫人愬之曰戍將為亂春衛侯逐公叔戍與其黨故趙陽奔宋戍來奔

附左傳梁嬰父惡董安于謂知文子曰不殺安于使終為政於趙氏趙氏必得晉國盍以其先發難也討於趙氏文子使告於趙孟曰范中行氏雖信為亂安于則發之是安于與謀亂也晉國有命始禍者死二

子既伏其罪矣敢以告趙孟患之安于曰我死而晉國寧趙氏定將焉用生人誰不死吾死莫矣乃縊而死趙孟尸諸市而告于知氏曰主命戮罪人安于既伏其罪矣敢以告知伯從趙孟盟而後趙氏定祀安于於廟

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牂歸二月公作三月孫公作子佗徒何反牂子郎反公作牄七良反

左傳頓子牂欲事晉背楚而絶陳好二月楚滅頓

何氏曰不別以歸何國者明楚陳以滅人為重頓子以不死位為重

夏衛北宫結來奔

左傳公叔戍之故也　按衛靈沈戶于閭戍陽歧途而出結又來奔婦之口可以出走婦之哲可以傾城可無戒夫

五月於越敗吳于檇李吳子光卒敗必邁反下並同檇音醉公作醉

左傳吳伐越報五年越入吳越子句踐句踐越王允常子也初少康之庶子封于

會稽後二十餘世至允常禦之陳于檇李句踐患吳之整也使死士再禽焉不動使罪人三行戶郎反屬劒於頸而辭曰二君有治臣奸旗鼓不敏於君之行前不敢逃刑敢歸死遂自剄也師屬之目越子因而伐之大敗之靈姑浮越大夫以戈擊闔廬傷將指足大指取其一屨還卒於陘去檇李七里釋經所以不書滅夫差使人立於庭夫差闔廬嗣子苟出入必謂己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　胡傳書敗者詐戰也

杜氏曰檇李吳郡嘉興縣南醉李城　通典蘇州春秋吳國之都也其南百四十里與越分界昔吳伐越越子禦之於檇李則今嘉興縣之地史記世家闔廬十九年伐越句踐迎擊之檇李賈逵注云檇李越地

公會齊侯衛侯于牽 牽公作堅又作掔齊魯為會止此

左傳晉人圍朝歌公會齊侯衛侯於脾上梁之間 即牽謀救范中行氏析成鮒小王桃甲 二子晉大夫中行氏之黨 率狄

師以襲晉戰于絳中不克而還士鮒奔周小王桃甲入于朝歌　杜氏曰魏郡黎陽縣東北有牽城

公至自會

秋齊侯宋公會于洮

左傳范氏故也　杜氏曰洮曹地

天王使石尚來歸脤

公羊傳石尚者何天子之士也天子上士以名氏通脤者何俎實也腥曰脤熟曰燔　杜氏曰石氏尚名脤祭社之

肉盛以蜃器以賜同姓諸侯親兄弟之國與之共福

何氏曰禮諸侯朝天子助祭於宗廟然後受俎實時魯不助祭而歸之故書以譏之　按周魯之交止此書天王止此天子之在者唯祭與號歸脤之後無書焉王室益微矣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蒯苦怪反聵五怪反

左傳衛侯為夫人南子召宋朝南子宋女也朝宋公子舊通于南子靈公名之非在此年傳為宋人歌而發端耳會于洮太子蒯聵獻盂邑名于齊

過宋野（就會獻之故自衛行而過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豬盍歸吾艾豭（婁豬求子豬以喻南子艾豭喻宋朝艾老也）太子羞之謂戲陽速（太子家臣）曰從我而朝少君少君見我我顧乃殺之速曰諾乃朝夫人夫人見太子太子三顧速不進夫人見其色啼而走曰蒯聵將殺余公執其手以登臺太子奔宋　按是時南子行不正而疑人之將圖已也則恒先事而去之公叔戌惡宋朝之徒則誣之曰戌將為亂太子還自宋而朝少君見其顏色則誣之曰

蒯聵將殺子皆無事狀而太子尤究戲陽速之事蓋以疑為實而增加之而傳者又信之也

衛公孟彄出奔鄭

左傳盡逐其黨故公孟彄出奔鄭自鄭奔齊太子告人曰戲陽速禍余戲陽速告人曰太子則禍余太子無道使余殺其母余不許將戕於余若殺夫人將以余說余是故許而弗為以紓余死諺曰民保于信吾以信義也使義可信不必信言按傳曰男女有別夫婦有義

而後父子親父子親而後君臣正豈不信哉衛靈公以寵南子恣其所欲為之召宋朝而蒯聵至于欲殺夫人弗克而出奔身死而以孫為嗣致據國拒父沿及再世皆父不父而子不子則以南子故也漢武帝溺於聲色游燕後庭太子希得進見而巫蠱事起京師流血子父皆敗唐明皇以韋武惠妃而太子瑛鄂王瑤光王琚皆以母失職怨望而同日見殺然則男女無别夫婦無義而父子不親之為徵也豈不明哉

豈不明哉公叔戌太子蒯聵皆以欲正南子之亂而不知其道是以及難易曰幹母之蠱不可貞以剛承柔而治其壞當巽以入之使之身正事治而已若伸己剛陽之道遽然矯拂則傷恩所害大矣是時靈公陽位而陰才南子陰尊而不正以易言之固幹母之蠱之時也公叔戌欲去夫人之黨疾惡之正也而不免為犯上世子蒯聵之命戲陽速羞惡之心也而不免為作亂故曰為人君父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蒙

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陷簒弑之罪君人者治教所出治莫先于刑家教莫先于太子許世子止不知嘗藥累及許君父子無相去之義况世子乎書曰衛世子蒯聵出奔宋其以首惡罪靈公而以亂易亂為蒯聵之不子而不可以復世其國也豈不深切著明矣夫　使戲陽速之事果行太子其得全乎將以速說其可免乎蒯聵雖不善謀不至是也太子既無事狀而見逐又盡逐其黨其名曰將

圖已也則不在一戲陽速明矣三顧不進疑之而遂實之益可見矣蓋夫人之忌太子而欲去之久矣此等特以加之罪為之辭耳

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

大蒐于比蒲比音毗書蒐止此

何氏曰書大蒐譏亟也大蒐之禮五年一為若數於此則書而譏亟若緩於此則書而譏罕 張氏曰蒐而邾子來會則公親蒐矣而不書公以軍政不屬公

也　王伯厚曰三書蒐于昭公之時兵權在大夫再書蒐于定公之時兵權在陪臣

邾子來會公

杜氏曰會公于比蒲而不用朝禮故曰會　何氏曰書者非邾子會人于都如入人都當修朝禮言公者不受于廟　曲禮云諸侯相見于隙地曰會今乃會人于都故書而非之諸侯相過至竟必假途入都必朝隱十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不言朝公者禮朝受

之於大廟孝子譙不敢以己當之歸美于先君且重

賔也莊二十三年夏蕭叔朝公譏受朝於外也

城莒父及霄父音甫

杜氏曰公叛晉助范氏故懼而城二邑此年無冬史

闕文

附左傳冬十二月晉人敗范中行氏之師于潞獲籍

秦高彊又敗鄭師及范氏之師于百泉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邾子來朝

左傳春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玉朝者之贄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為主其先亡乎

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

杜氏曰不言所食處舉死重也公羊云曷為不言其所食漫也謂食非一

處以致死今杜不用改卜禮也 趙氏曰常怪鼷鼠食郊牛致死上元二年因避地會稽時牛災小鼠噬牛繞傷皮膚無不死者

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

左傳吳之入楚也胡子盡俘楚邑之近胡者楚既定胡子豹又不事楚曰存亡有命事楚何為多取費焉

二月楚滅胡 按名陵之會頓胡與焉去年滅頓今年滅胡討從晉也左氏之言未必實

夏五月辛亥郊

汪氏曰不書卜郊徐彦疏云言郊則知卜吉可知夫正月改卜牛若在滌三月則當以四月郊今郊於五月蓋卜以四月郊而不吉又卜五月必龜從而後郊也故但書改卜牛不書卜郊經於卜郊不從則書之以譏瀆卜卜而從則但書郊之過時以譏其慢耳

壬申公薨于高寢

左傳夏五月壬申公薨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

賜多言者也　穀梁傳髙寢非正也

鄭罕達帥師伐宋罕公作軒

左傳鄭罕達敗宋師于老丘宋地　杜氏曰宋公子地奔鄭鄭為之伐宋欲取地以處之

齊侯衛侯次于渠蒢渠蒢公作蘧蒢蒢直居反

左傳謀救宋也　欲救宋則失乆好之鄭欲弗救則失新附之宋故為是觀望之役　按五氏垂葭之次皆為伐晉此次疑亦為謀晉而出故明年伐晉

邾子來奔喪

公羊傳奔喪非禮也

秋七月壬申姒氏卒姒穀作弋下同

左傳不稱夫人不赴且不祔也　公羊傳姒氏者何哀公之母也不稱夫人哀未君也　穀梁傳弋氏卒妾辭也　孔氏曰夫人初薨赴於同盟之國其辭當云夫人某氏薨是赴則成夫人也禮適妻祔於適祖姑妾祔於妾祖姑若得祔祖姑則亦成夫人矣此赴同

祔姑皆是夫人之禮二者皆闕故不曰夫人薨　劉氏曰左氏不稱夫人之說非也凡夫人始卒則史書之書之固云夫人矣不待赴祔而正其夫人也姒氏要為妾母哀未成君故未備夫人之禮耳僖宣昭即位久故成風敬嬴齊歸皆以妾母尊為夫人哀初立定公喪在殯故定姒卒不稱夫人葬不稱小君未備尊崇之禮也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九月滕子來會葬

杜氏曰諸侯會葬非禮也

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昃穀作稷

左傳葬定公雨不克襄成事禮也雨而襄事若汲汲於欲葬也穀梁傳葬既有日不為雨止禮也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乃急辭也不足乎日之辭也趙氏曰接凡稱乃緩詞不得云急詳經意

譏臣子緩慢耳宣八年雨不克葬日中葬今日下昃乃葬則僅能葬而失虞之時也禮以葬日虞

辛巳葬定姒

左傳葬定姒不稱小君不成喪也　杜氏曰公未葬而夫人薨煩於喪禮不赴不祔故不稱小君臣子怠慢也反哭於寢故書葬　孔氏曰哀十二年孟子卒傳曰不反哭故不言葬小君是由反哭於寢故書葬也　公羊傳定姒何以書葬未踰年之君也有子則廟廟則書葬　胡傳公羊子曰有子則廟廟則書葬曾子問竝有喪則如之何子曰葬先輕而後重其奠也其虞也先重而後輕同時有父母之喪或祖父母之喪葬則先母而後父奠則

先父而後母葬是奪情之事故先輕奠是奉養之事故先重虞亦奠之類也據此則葬當先定姒而乃後之當時之失　按左氏云不稱小君不成喪也非也若姒氏實夫人固當書夫人姒氏薨而後葬不稱小君明不成喪以責臣子可也今曰姒氏卒則非夫人也非夫人何足以見不成喪乎諸家皆以哀未踰年之君故定姒止書卒葬而不書夫人以薨小君以葬此皆因諸侯僭禮而為之辭其實子雖踰年成君亦不得夫人其妾母也自成風以來妾母皆僭用夫人之禮

故春秋亦從而書夫人薨書葬小君以著其非禮姒氏哀公之母定公之妾已君未君皆不得稱夫人卒曰姒氏卒葬曰葬定姒皆正名也非以未踰年不稱夫人小君而已踰年則可稱也

冬城漆

左傳書不時告也杜氏曰實以秋城冬乃告廟魯知其不時故緩告書以示譏

汪氏曰他國有事或過時而告於魯豈有魯國城邑過時而告于廟可以揜其實乎此非人情也 按漆

本邾邑庶其以來奔者也城之葢疑其貳於邾也昭公之世政在季氏待邾無道亟受其叛人與邑自定公為拔之盟邾好復修終其世無犯焉邾人德之故來會來朝又奔其喪禮雖過而情則真也大之比小末世所難定公行之而邾子奔喪滕侯會葬推此以往為善而人不悦附者未之有也定公既薨三桓復啓釁此年兩大喪之後亟城漆元年伐邾二年取其田七年俘其君卒致吳人來伐齊取讙闡利未得而

害隨之謀國如此三桓之罪哀公之惛也魯欲不削得乎

春秋輯傳卷十二

春秋輯傳卷十三

明 王樵 輯

哀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

左傳春楚子圍蔡報柏舉也里而栽築牆立版謂之栽栽者豎木以約版也楚處外人救蔡則已表裏受敵故築壘周匝去蔡城一里以圍之內置兵以攻蔡外憑壘以禦救

者廣丈高倍壘厚一丈高二丈夫屯晝夜九日丁夫屯聚築壘晝夜九日而成如子西之素子西本計為壘用九日成蔡人男女以辨男女各別係纍而出降使疆于江汝之間而還蔡於是乎請遷于吳

杜氏曰隨世服于楚不通中國吳之入楚昭王奔隨隨侯免之卒復楚國楚人德之使列于諸侯故得見經定六年鄭滅許此復見者葢楚封之　今按蔡人男女以辨則是降也使疆于江汝之間則遷其國也而獨書圍蔡何也滅不言入陳嘗縣之矣而不書曰

滅入不言圍鄭入自皇門至于逵路矣而但書曰圍凡以存中國不使楚人盡其虐而滿其辭也聖人之微意也胡康侯謂蔡嘗以吳師入郢昭王奔隨壞宗廟徙陳器撻平王之墓楚至是而報之而春秋書之畧者見蔡宜得報而楚子復讐之事可恕也噫此亦大失春秋之旨矣入郢者吳也壞宗廟徙陳器撻其父之墓處其宮而欲妻其母者又吳也不能報吳而釋憾于蔡楚既可笑矣乃春秋亦從而成之謂蔡宜

得報而楚之復讐為可恕不亦悖乎且誘殺蔡侯般而滅其國用隱太子于岡山以一裘之故拘昭侯於南郢數年而後歸蔡之讐楚豈下于入郢使若所為者蔡人親為之始可謂楚宜得報而蔡之復讐為可恕今事出于吳而蔡無與蔡不能報而天假手于吳出乎爾者反乎爾正可以為強而無道之戒乃以復讐恕之孰謂春秋有是法哉康侯之言為高宗不復金讎而發也然宋則蔡也金則楚也欲勸其君以復

讐而反怨敵人之遷虐于中國義則疎矣

附左傳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吳郡吳縣西南太湖中椒山）報檇李也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上會稽山也在會稽山陰縣南）使大夫種因吳太宰嚭以行成吳子將許之伍員曰不可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昔有過澆（寒浞子封于過）殺斟灌以伐斟鄩（二斟夏同姓諸侯）滅夏后相（相啟孫失國依于二斟復為澆所滅）后緡（相妻）方娠逃出自竇歸于有仍（后緡有仍氏女也）生少康焉為仍牧正惎（毒也）澆能戒（備也）之澆使

椒(澆臣)求之逃奔有虞(舜後)為之庖正虞思(有虞君)於是妻之以二姚(姚虞姓)邑諸綸(虞邑)有田一成(方十里)有衆一旅(五百人)能布其德而兆(始也)其謀以收夏衆撫其官職(襄四年傳曰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使女艾(少康臣)諜(候也)澆使季杼(少康子后杼也)誘豷(澆弟)遂滅過(澆國)戈(豷國)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今吳不如過而越大于少康或將豐之不亦難乎(言與越成是使越豐大)句踐能親而務施施不失人親不棄勞與我同壤而世為仇讎於是乎克而弗取

將又存之違天而長寇讐後雖悔之不可食已姬之衰也日可俟也介在蠻夷而長寇讐以是求伯必不行矣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為沼乎三月越及吳平吳入越不書吳不告慶越不告敗也

鼷鼠食郊牛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郊牛下穀有角字）

穀梁傳此該郊之變而道之也（該備也春秋書郊終于此故于此備說郊之變變謂郊非其時或牲被災害）于變之中又有言焉鼷鼠食郊牛

角改卜牛志不敬也郊牛日展斛音求角而知傷展道盡矣展道雖盡所以備災之道不盡譏哀公不敬故致大變郊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也夏四月郊不時也五月郊不時也夏之始可以承春以秋之末承春之始葢不可矣九月用郊用者不宜用者也在成十七年郊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傳三十一年襄十一年五卜强也成十年卜免牲者吉則免之不吉則否牛傷不言傷之者傷自牛作也故其辭緩宣三年郊牛之口傷是也全曰牲傷曰牛未牲曰牛有變而不郊

故免卜牛也已牛矣其尚卜免之何也嘗置之上帝矣（在滌宮名為帝牲）故卜而後免之不敢專也卜之不吉則如之何不免安置之繫而待六月上甲始庀（匹爾反）牲（具新牲）然後左右之（隨所用也）又曰六月上甲始庀牲十月上甲始繫牲十一月十二月雖有變不道也（以不妨郊故）待正月然後言牲之變（重其妨郊也）郊享道也貴其時大其禮其養牲雖小不備可也郊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也（有變乃志常事不書）我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如

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如不從則不郊矣啖氏曰天子以冬至祭上帝又以夏之孟春祈穀于上帝禮行于郊故謂之郊魯以周公之故特得以孟春祈穀于上帝亦謂之郊郊皆用辛日故以二月卜三月上辛不吉則卜中辛又不吉則卜下辛所謂吉事先近日也穀梁曰云云非也若以冬至則不當卜若以夏之孟春則不當起周正而卜也　高氏曰魯不當郊故天示變以警之而改卜牛是違天也雖改卜牛猶非郊時況公斬然在衰絰之中輒行天子之禮以見上帝可乎　汪氏曰定公之薨未及小祥而僭行天

子之郊禮釋凶服而從吉則為不孝于親矧郊之祭也喪者不敢哭凶服不敢入國門今在喪而蕆事則為不敬于天一舉而犯二不韙焉春秋書郊之失禮未有甚於此者也

附左傳夏四月齊侯衛侯救邯鄲圍五鹿　吳之入楚也使召陳懷公懷公朝國人而問焉逢滑曰楚未可棄吳未可從陳侯從之及夫差克越乃修先君之怨秋八月吳侵陳

秋齊侯衛侯伐晉

左傳齊侯衛侯會于乾侯救范氏也伐晉取棘蒲吳師在陳楚大夫皆懼曰闔廬唯能用其民以敗我于柏舉今聞其嗣又甚焉將若之何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無患吳矣昔闔廬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壇器不彤 丹也 鏤 刻也 宮室不觀 觀臺榭 舟車不飾衣服財用擇不取費 選取堅厚不尚細靡 在國天有菑癘親巡其孤寡而共其乏困在軍熟食者分而後敢食其所嘗者

卒乘與焉勤恤其民而與之勞逸是以民不罷勞死知不曠知身死不見曠棄吾先大夫子常易之所以敗我也今聞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宿有妃嬙嬪御焉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視民如讐而用之日新夫先自敗也已安能敗我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附左傳冬十一月晉趙鞅伐朝歌討范中行氏

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取鄟東田及沂西田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鄟火虢反又音郭沂魚依反句古侯反繹音亦　書盟止此

左傳春伐邾將伐絞邾邑邾人愛其土故賂以鄟沂之田而受盟　杜氏曰邾人以賂取之易也句繹邾地取邑盟以要之　孔氏曰既取其田慮後悔競故共盟以要之伐則三卿盟唯二卿者服虔云季孫尊卿敵服先歸使二子與之盟　穀梁傳取鄟東田鄟東未盡也及沂西田沂西未盡也鄟沂皆水名以其言東西則知其未盡也

三人伐而二人盟何也各盟其得也　胡傳三人伐則曷為二人盟盟者各盟其所得也莫强乎季孫何獨無得季氏四分公室有其二昭公伐意如叔孫氏救意如而昭公孫陽虎囚桓子孟孫氏救桓子而陽虎奔今得郓田葢季氏以歸二家而不取也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

左傳初衛侯遊于郊子南靈公子郢僕公曰余無子將立女不對他日又謂之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

圖君夫人在堂三揖卿大夫士在下君命祇辱言立適當以禮與內外同之今君私命事必不從適為辱夏衛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郢為太子君命也對曰郢異于他子言用意不同且君沒于吾手若有之郢必聞之且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　按甚矣衛靈公之惛也彼不恥召宋朝固不難逐蒯聵也蒯聵之奔於今四年惟罪狀未明故太子之位猶未絕而所欲立者猶未定也死而乃以遺命立郢宜郢之不肯居而後日蒯聵與輒之爭有所藉口也非

靈公之罪而何哉

滕子來朝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

左傳六月乙酉晉趙鞅納衛太子于戚宵迷陽虎曰右河而南必至焉是時河北流過元城界戚在河外晉軍已渡河故欲出河右而南使太子絻絻始發喪之服八人衰經偽自衛逆者欲為衛人逆故衰經成服告于門哭而入遂居之　公羊傳戚者何衛之邑也曷為不言入于衛父有子子不得有父也何氏曰明父得

（有子而廢之子不得有父之所有故奪其國文孫氏曰言于戚者見為輒所拒而不得入于衛耳）

穀梁傳納者内弗受也帥師而後納者有伐也何用弗受也以輒不受也以輒不受父之命受之王父也信父而辭王父則是不尊王父也其弗受以尊王父也（江熙曰若靈公廢蒯聵立輒則蒯聵不得復稱世子稱蒯聵為世子則靈公不命輒審矣從王父之言傳似失之）

朱子曰靈公逐其世子蒯聵公薨而國人立蒯聵之子輒（輒實未嘗受靈公之命穀梁王父命之說非是）於是晉納蒯聵而輒拒之衛人以蒯聵得罪於父而輒嫡孫當立

胡氏曰蒯聵欲殺母得罪于父而輒又據國以拒父皆無父之人也其不可有國也明矣　按鄭世子忽復歸于鄭明復正也齊小白入于齊明當有齊也今書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與公伐齊納糾晉人納捷菑于邾義同皆義弗受而强致之納之者與見納者皆惡也義弗受以蒯聵欲殺母得罪于父也大臣與國人請于天王方伯斷以大義擇其所立則可輒與國人據國拒父則胥於亂矣故書帥師

書納于戚見其見敵于衛亦以著輒與國人之罪也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鄭師敗績鐵公作栗又作秩

左傳秋八月齊人輸范氏粟鄭子姚罕達子般駟弘送之士吉射逆之趙鞅禦之遇于戚簡子誓曰范氏中行氏反易天明不事君也斬艾百姓欲擅晉國而滅其君寡君恃鄭而保焉今鄭為不道棄君助臣二三子順天明從君命經德義除詬恥在此行也甲戌將戰郵無

恤王良也御簡子衛太子為右登鐵丘名上簡子巡列曰畢萬匹夫也七戰皆獲有馬百乘死于牖下羣子勉之死不在寇言有命鄭人擊簡子中肩太子救之以戈鄭師北太子復伐之鄭師大敗獲齊粟千車　杜氏曰鐵衛地在戚城南　按皆言帥師其衆敵也戰而書及以主及客也鄭黨叛人趙鞅以亂禦亂故春秋以趙鞅主乎是戰也

冬十月葬衛靈公

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蔡殺其大夫公子駟

左傳吳洩庸如蔡納聘而稍納師師畢入衆知之杜氏曰元年蔡請遷于吳中悔故因聘襲之蔡侯告大夫殺公子駟以說哭而遷墓冬蔡遷于州來　初武王封叔度于汝南上蔡蔡叔以叛誅成王復以封其子及平侯卒徙于新蔡至昭侯乃徙九江下蔡即州來是也　公子駟書大夫而稱國罪累上也放公孫獵書大夫而稱人言國亂無政而衆尸之也駟與獵其以請遷于吳為非

者乎

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公羊傳齊國夏曷為與衛石曼姑帥師圍戚伯討也此其為伯討奈何曼姑受命乎靈公而立輒以曼姑之義為固可以拒之也輒者曷為者也蒯聵之子也然則曷為不立蒯聵而立輒蒯聵為無道靈公逐蒯聵而立輒然則輒之義可以立乎曰可其可奈何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以王父命辭父命是父之行乎子

也不以家事辭王事以王事辭家事是上之行乎下也　穀梁傳此衛事也其先國夏何也子不圍父也不繫戚于衛者子不有父也　胡傳主兵者衛也何以序齊爲首罪齊人與衛之爲惡也輒雖由嫡孫得立然非有靈公之命安得云受之王父哉然則爲輒者柰何宜辭于國曰若以父爲有罪將從王父之命則有社稷之鎮公子在我焉得爲君以爲無罪則國乃世子之所有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而使我立

乎其位如此則言順而事成矣　朱子答范伯崇書曰蒯聵父子之事其進退可否只看輒之心如何耳若有避父之心則衛之臣子以君臣之義當拒蒯聵而輔之來諭又云輒避位而聽于天子則恐有假手大夫以拒父而陰幸天子與已之心此似是于輒之處心緊要處看得未甚灑落所以如此故愚竊謂輒之心但當只見父子之親為大而不可一日立乎其位自始至終只是一箇逃而去之便無一事　高氏

曰齊與晉為仇若蒯聵入則衛從晉矣此齊所以助輒也　李氏曰衛石曼姑圍戚與宋華元圍宋彭城事同彼宋事以晉首兵此衛事以齊首兵者不以子圍父也彭城書宋者正其為宋也戚不書衛者不以子制父也謝氏得之　劉氏曰杜氏言曼姑為子圍父知其不義故推齊為兵首非也春秋豈茍從告而為不義者飾非乎　襄陵許氏曰晉以君臣稱兵而齊為臣伐君衛以父子爭國而齊助子圍父君子是

以知齊之將亂也

夏四月甲午地震

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

左傳夏五月辛卯司鐸宮名火火踰公宮桓僖災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杜氏曰言桓僖親盡而廟不毀宜為天所災公羊傳此皆毀廟也其言災何復立也何以不言及據雉門及兩觀敵也親過高祖親疎適等穀梁傳言及則祖有尊卑由我言之則一也遠祖恩無差降如一故不言及胡傳桓僖親盡其

宮何以存季氏者出于桓立于僖世專魯政其諸以是而不毁與 汪氏曰家語記孔子對陳侯之言曰禮祖有功而宗有德故不毁其廟今桓僖親盡又無功德季氏存之故天災及之然晉悼公初立朝于武宮頃公時獻俘于文宮則親盡不毁之廟無國無之故春秋特書桓僖災以示戒與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啓陽 啓公作開陸氏曰開者為漢景帝諱也

杜氏曰魯黨范氏故懼晉比年四城啓陽今瑯邪開

陽縣　汪氏曰益都路沂州臨沂縣有故開陽城

高氏曰地在今沂州地近邾元年伐邾取邾田此備

邾也非備晉也

宋樂髡帥師伐曹

薛氏曰討樂大心之亂也　高氏曰曹本屬宋既而

叛之

附左傳劉氏范氏世為婚姻萇弘事劉文公故周與

范氏趙鞅以為討六月癸卯周人殺萇弘

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

左傳秋季孫有疾命正常桓子之寵臣曰無死南孺子桓子之妻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季孫卒康子即位既葬康子在朝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其圉臣曰南氏生男則以告于君與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遂奔衛康子請退公使共劉魯大夫視之則或殺之矣乃討之召正常正常不反

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吴

冬十月癸卯秦伯卒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

附左傳冬十月晉趙鞅圍朝歌師于其南荀寅伐其郛伐其北郭圍使其徒自北門入已犯師而出使在外救已之徒擊趙氏圍之北門因外内攻得出癸丑奔邯鄲十一月趙鞅殺士臯夷范氏之族惡范氏也言遷怒

四年春王二月公作三月庚戌盜殺蔡侯申殺陸申志反公穀作弑

左傳蔡昭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承承音懲盖楚言公孫翩逐而射之入于家人而卒　公羊傳弑君賤者窮諸人此其稱盜以弑何賤乎賤者也賤於稱賤人者乎賤者孰謂謂罪人也　榖梁傳稱盜以弑君不以上下道道也以上下道道者若衛州吁弑其君完之類內其君而外弑者不以弑道道也襄七年鄭伯將會中國其臣欲從楚不勝其臣弑而死不使夷狄之民加乎中國之君故曰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鄵是不以弑道道也　春秋有三盜微殺大夫謂之盜如盜殺陳夏區夫盜非所取而取之謂之盜

竊寶玉大弓　辟中國之正道以襲利謂之盜所謂夷狄之民　杜氏曰賤者故稱盜不言弑其君賤盜也　按蔡昭侯以吳入楚為楚所報請遷于吳而又中悔為吳所脅乃殺大夫以說而卒遷于州來又放其大夫于吳諸大夫蓋已怨之至是又將如吳吳方逞其志諸大夫恐其復生事也潛使盜逐于塗而殺之經直書盜蓋以殺者則盜以主殺者則諸大夫不可得其主名也以事則在塗遇于倉猝入于家人而卒而不可詳詰

也左氏何自而知其為公孫翩哉葢難信矣穀梁所謂不以上下道道者如閽不得君其君之比則可也稱盜者直言其人盜賊耳非不以上下道道而然也稱盜殺者以千乘之君為盜所殺欲以見義故不言弒亦非内其君而外弒者不以弒道道也張洽謂弒者積漸之名蔡昭不道上得罪于大國下無道於其民忠謀不用無罪見殺故翩之事成于一旦春秋以盜殺書之所以見其幾于獨夫也此說尤穿鑿昭侯

葢亦足哀耳何詆之深乎盜賊之名一也穀梁有三盜之說亦非也公羊以賤乎賤者為罪人亦無據

按通鑑綱目書李輔國殺皇后張氏同此義　陸氏曰蔡侯申今本皆如此按宣十七年蔡侯申卒是文侯也今昭侯是其元孫不容與高祖同名未詳何者誤也

蔡公孫辰出奔吳

左傳文之錯蔡大夫討翩殺之故逐公孫辰而殺公孫

姓公孫盱即霍也

葬秦惠公

宋人執小邾子

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

經無討賊之辭左傳與經不合

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蠻公作曼音蠻

左傳夏楚人既克夷虎夷虎蠻夷叛楚者乃謀北方左司馬

眅普版反申公壽餘葉公諸梁三子楚大夫致蔡于負函音咸

此蔡之故地人民楚因以為邑致之者會其衆也致方城之外于繒才陵反關負函繒關皆楚地曰吳將泝音素逆流而上也江入郢將奔命焉為一昔之期襲梁及霍梁霍蠻子之二邑三子會衆以備吳為名而陰襲梁霍夜結期明日便發使不及知也單浮餘楚大夫圍蠻氏蠻氏潰蠻子赤奔晉陰地陰地者河南山北自上雒以東至陸渾東西横長其間非一邑司馬起豐析與狄戎以臨上雒楚司馬眅也析縣屬南鄉郡析南有豐鄉皆楚邑發此二邑人及戎狄以臨上雒左師軍于菟音徒和山在上雒東右師軍于倉野在上雒縣使謂陰地之命大夫士蔑曰特命大夫使總監陰地者晉楚有

盟好惡同之若將不廢寡君之願也不然將通于少習以聽命（少習商縣武關也將大開武關道以伐晉）士蔑請諸趙孟趙孟曰晉國未寧安能惡於楚必速與之士蔑乃致九州之戎（九州戎在晉陰地陸渾者）將裂田以與蠻子而城之（以詐蠻子）且將為之卜（卜城）蠻子聽卜遂執之與其五大夫以畀楚師于三户（今丹水縣北三户亭）司馬致邑立宗焉以誘其遺民而盡俘以歸　公羊傳赤者何戎曼子之名也其言歸于楚何（據執曹伯畀宋人不言歸于宋）子北宫子曰辟伯晉而京

師楚也嫌與伯執歸京師同文故辟其文而名之使若晉非伯執而亦微者 胡傳晉人云者罪之也蠻子赤何以名夷狄也無罪見執亦書名外之也文公執曹伯則曰畀宋人今此曷云歸于楚歸于楚者猶曰京師楚也晉主夏盟為日久矣不競至此春秋所惡胡傳用公羊語而意不同胡傳優

城西郛

杜氏曰備晉也

六月辛丑亳社災亳步各反公作蒲

公羊傳蒲社者何亡國之社也何氏曰公羊以為蒲者古國之名天子滅之以封伯禽取其社以戒諸侯使事上社者封也封土為社其言災何據封土非火所能燒亡國之社葢揜之揜其上而柴其下故火得燒之揜其上不受天氣也柴其下不達地氣也蒲社災何以書記災也

穀梁傳亳社者亳之社也亳亡國也范氏曰殷都于亳武王克紂而班列其社于諸侯以為亡國之戒亡國之社以為廟屏立亳之社于廟之外以為屏蔽左氏云閒于兩社戒也人君瞻之而知戒其屋亡國之社不得達上也必為之作屋不使上通天也緣有屋故言災

程子曰書曰湯既勝夏欲遷

其社不可作夏社國既亡則社自當遷湯存之以為後戒故但屋之自王都以至國都皆有之記曰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又曰亳社北牖使陰明也魯有亳社災屋之故有災此制計之必始于湯也

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

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

葬滕頃公

附左傳秋七月齊陳乞（僖子）弦施（弦多）衛甯跪救范氏庚

午圍五鹿晉邑九月趙鞅圍邯鄲冬十一月邯鄲降荀寅奔鮮虞趙稷奔臨晉邑十二月弦施逆之遂墮臨國夏伐晉取邢任欒鄗逆畤陰人盂壺口八邑晉地會鮮虞納荀寅于柏人今趙國柏人縣

五年春城毗頻夷反公作比又作沘

杜氏曰備晉也

夏齊侯伐宋

晉趙鞅帥師伐衛

左傳春晉圍柏人荀寅士吉射奔齊夏趙鞅伐衛范氏之故也遂圍中牟

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杵公作處

左傳齊燕姬景公夫人生子不成未冠而死諸子庶公子鬻姒景公妾之子荼嬖諸大夫恐其為太子也言于公曰君之齒長矣未有太子若之何公曰二三子閒于憂虞則有疾疢亦姑謀樂何憂于無君言羣臣若閒暇于國家憂虞之事則恐有疾疢不得為樂今既無憂虞又無疾疢亦且謀樂何憂乎無君公疾使國惠子夏國

高昭子（高張）立荼寘羣公子於萊秋齊景公卒冬十月公子嘉公子駒公子黚奔衛公子鉏公子陽生來奔（皆景公子在萊者）

冬叔還如齊（還音旋後同）

閏月葬齊景公

公羊傳閏不書此何以書喪以閏數也喪曷為以閏數喪數畧也　穀梁傳不正其閏也　何氏曰喪服大功以下以閏數恩殺故并閏數　劉氏曰喪以年

斷者不以閏數以月斷斷者則以閏數　按成六年穀梁傳云閏月者附月之餘日也天子不以告朔而喪事不數也穀梁之意以為大功以下及葬皆不數閏與公羊不同公羊謂九月五月三月之喪旣以月斷則得數閏是以葬亦數閏以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葬亦數月故也如穀梁之説是此葬齊景公自九月併理閏月為五月而葬夫喪事不數之義春秋譏之故曰不正其閏也

六年春城郛瑕公作葭

杜氏曰備晉也任城亢父縣北有郛亭 高氏曰瑕郛邑魯以不義强城之聖人因其城而繫之郛不與魯之擅并人土也 汪氏曰郛瑕如魯濟之類魯有負瑕故稱郛以别之魯取不書恐如杞成之不見于經耳

晉趙鞅帥師伐鮮虞

左傳春晉伐鮮虞治范氏之亂也四年鮮虞納荀寅于柏人

吳伐陳

左傳復修舊怨也楚子曰吾先君與陳有盟不可以不救乃救陳師于城父

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

左傳齊陳乞偽事高國者每朝必驂乘焉所從必言諸大夫所適必言諸大夫之罪過欲以交鬬之曰彼皆偃蹇將棄子之命皆曰高國得君必偪我盍去諸固將謀子子早圖之圖之莫如盡滅之需事之下也及朝則曰彼虎狼

也見我在子之側殺我無日矣請就之位又謂諸大夫曰二子者禍矣恃得君而欲謀二三子曰國之多難貴寵之由盡去之而後君定既成謀矣盍及其未作也先諸作而後悔亦無及也大夫從之夏六月戊辰陳乞鮑牧及諸大夫以甲入于公宫昭子聞之與惠子乘如公戰于莊敗高國敗也莊六軌之道國人追之國夏奔莒遂及高張晏圉嬰之子弦施來奔圉施不書非卿按世子國之本也大臣國之幹也齊景公廢長立少輕其

國本屬諸高國既愚且懦故陳乞逐之如振槁葉而弑君立君皆在其手莫或敢難使景公早定樹子擇任忠賢則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雖百陳氏豈能盜其國哉春秋書齊國夏高張來奔于前陳乞弑其君荼于後其以為輕其國本託國非人之戒者至明切矣

叔還會吳于柤（柤莊加反）

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

左傳秋七月楚子在城父將救陳卜戰不吉卜退不

吉王曰然則死也再敗楚師不如死此以卜戰而言前已敗于柏舉今卜戰不吉謂當敗是再敗棄盟逃讎亦不如死此以卜退而言死一也其死讐乎死于戰也命公子申子西為王不可則命公子結子期亦不可則命公子啓子閭三子皆昭王兄五辭而後許將戰王有疾庚寅昭王攻大冥陳地吳師所在卒于城父子閭退曰君王舍其子而讓羣臣敢忘君乎從君之命順也立君之子亦順也二順不可失也始而許立以從君終立君之子以不忘君故曰二順不可失與子西子期謀潛師閉塗不通外使逆越

女之子章(惠王)立之而後還是歲也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諸周太史周太史曰其當王身乎若禜之可移于令尹司馬(禜音詠禳祭)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寘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夭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遂弗禜初昭王有疾卜曰河為祟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睢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

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弒其君荼音徒又丈加反之如反公作舍

左傳陳僖子使召公子陽生陽生駕而見南郭且于且于齊公子鉏在魯南郭曰嘗獻馬于季孫不入于上乘故又獻此請與子乘之畏在家人聞其言故欲二人共載以試馬為辭出萊門而告之故魯郭門也闞止知之陽生家臣子我先待諸外公子曰事未可知反與壬陽生子簡公也處戒之使無洩言遂行逮夜至於齊故以昏至不欲令人知也國人知之僖子使子士之母養之隱于僖子家內子士母僖子妾與饋者皆入冬十月丁卯立之將盟鮑

子醉而往其臣差車主車之官鮑點曰此誰之命也陳子曰受命于鮑子遂誣鮑子曰子之命也鮑子曰女忘君之為孺子牛而折其齒乎而背之也景公嘗銜繩為牛使荼牽之頓地而折其齒悼公陽生稽首曰吾子奉義而行者也若我可不必亡一大夫言已可為君必不恐鮑子若我不可不必亡一公子公子自謂也恐鮑子圖己義則進否則退敢不唯子是從廢興無以亂則所願也鮑子曰誰非君之子乃受盟使胡姬景公妾以安孺子安號也如賴齊邑去鬻姒荼之母殺王

甲拘江說因王豹于句竇之丘三子景公嬖臣荼之黨也公使朱毛齊大夫告于陳子曰微子則不及此然君異于器不可以二器二不匱君二多難敢布諸大夫僖子不對而泣曰君舉不信羣臣乎以齊國之困內有飢荒困又有憂外有兵革少君不可以訪是以求長君庶亦能容羣臣乎不然夫孺子何罪毛復命公悔之悔失言毛曰君大訪于陳子而圖其小可也大謂國政小謂殺荼使毛遷孺子于駘齊邑不至殺諸野幕之下野次幕下葬諸殳冒淳地名杜

氏曰弒荼者朱毛與陽生也而書陳乞所以明乞立陽生而荼見弒則禍由乞始也楚比刼立陳乞流渉即不對而泣以荅君異於踣不可以二之言子家懼老皆疑于免罪故春秋明而書之以為弒主　公羊傳弒而立者不以當國之辭言之此其以當國之辭言之何據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而立氏公子為諼也此其為諼柰何景公謂陳乞曰吾欲立舍何如陳乞曰所樂乎為君者欲立之則立之不欲立則不立君如欲立之則臣請立之陽生謂陳乞

曰吾聞子盍將不欲立我也陳乞曰夫千乘之主將廢正而立不正必殺正者吾不立子者所以生子者也走矣與之玉節而走之（節信也析玉與陽生留其半為後當迎之防稱矯也）

（奔不書未命）景公死而舍立陳乞使人迎陽生于諸（于諸寘也）其家除景公之喪（期而小祥服期者除）諸大夫皆在朝陳乞曰常之母有魚菽之祭（常陳乞子難言其妻故云常之母齊俗婦人首祭祀言魚豆示薄陋）願諸大夫之化我也（齊人語簡禮相過謂之化言欲以薄陋餘福共宴飲）諸大夫皆曰諾于是皆之陳乞之家坐陳乞曰吾有所

為甲鎧請以示焉諸大夫皆曰諾于是使力士舉巨囊而至于中霤諸大夫見之皆色然而駭開之則闖然出頭貌公子陽生也陳乞曰此君也已諸大夫不得已皆逡巡北面再拜稽首而君之耳自是往弑舍李廉曰公羊當國之說非是至其載陳乞本末獨詳于左氏有以知春秋罪陳乞之大意

穀梁傳

陽生入而弑其君以陳乞主之何也不以陽生君荼也其不以陽生君荼何也陽生正荼不正不正則其曰君何也荼雖不正已受命矣入者內弗受也荼不

正何用弗受以其受命可以言弗受也（先君已命立之于義可以拒之）

按以長少言則陽生正荼不正以受命言則荼受命陽生不受命直諸天王則國陽生之國也不直諸天王而自為篡奪則是不有其先君之命也不有其先君之命是自絕于先君豈復得為先君之子而稱公子也故齊小白以國無君而于次居長當立則不氏公子而氏國明當有國也陽生之入也荼雖不正已受命矣安得以為于次居長而當立乎是不得

以小白比矣不稱公子誅不子也突歸于鄭不繫之鄭陽生入于齊猶繫之齊者以突視忽忽正也受命也突不正不受命而事之也以陽生視荼陽生正也荼受命不正也陽生以正而爭之也春秋别嫌明微固不得而同之矣突之曰歸易辭也非順辭也陽生之曰入逆辭也非難辭也陳乞生之何難焉其不同乎小白之入者國有君而求為君不受其先君之命則君子以為亦不受于國人也衛侯入于夷儀衛甯

喜弒其君剽則喜為衛侯弒也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弒其君荼則乞為陽生弒也衛侯衎齊陽生皆與聞乎弒而立者也歸獄于立者則弒者之罪不彰書立者之入而繼之以弒則與聞乎故之罪亦著矣按左氏陽生謂君異于器不可以二則欲除荼者陽生之意陳乞不對而泣謂少君不可以訪是以求長君不然孺子何罪則殺荼似非陳乞之意于是朱毛曰君大訪于陳子而圖其小者可也遷孺子于駘者朱

毛受陽生之命不至而殺諸野幕之下者朱毛也而春秋必以歸陳乞何哉噫左氏所載者據其為諼之形也公羊得其情矣其始面諛景公欲其事之成而圖之也既而謂陽生曰千乘之主將廢正而立不正必殺正者吾不立子者所以生子也走矣與之玉節而走之及景公死陳乞使人迎陽生而立之而弑荼由是觀之其謀久矣里克中立所以成亂而非始謀觀從召比雖能始禍而非當國陳乞兼之况身弑荼

而其子田常再弑簡公終盜齊國豈其常弑比乎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宋向巢帥師伐曹向舒亮反

七年春宋皇瑗帥師侵鄭瑗于眷反後同

左傳春宋師侵鄭鄭叛晉故也　李廉曰宋之叛晉久矣豈復為晉討鄭乎左氏非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曼音萬

左傳晉師侵衛衛不服也　按衛父不父子不子晉

不能正名致討而以范中行之故修怨書侵陋之也

夏公會吳于鄫（鄫穀作繒）

左傳夏公會吳于鄫吳來徵百牢子服景伯對曰先王未之有也吳人曰宋百牢我魯不可以後宋且魯牢晉大夫過十（昭二十一年晉士鞅來聘叔孫昭子為政季孫欲惡諸晉使有司以齊鮑國歸費之禮為士鞅士鞅怒曰鮑國位下國小而使鞅從其牢禮是卑敝邑也魯人恐加四牢焉為十一牢初為鮑國七牢）吳王百牢不亦可乎景伯曰晉范鞅貪而棄禮以大國懼敝邑故敝邑十一牢之君若以禮命

於諸侯則有數矣若亦棄禮則有淫者矣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上物天子之牢以為天之大數也天有十二次故制禮象之今棄周禮而曰必百牢亦唯執事吳人弗聽乃與之太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辭太宰嚭曰國君道長言長大于道路而大夫不出門此何禮也對曰豈以為禮畏大國也畏大國不敢虛國盡行大國不以禮命于諸侯苟不以禮豈可量也寡君既共命焉其老豈敢棄其國大伯端委禮衣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文身辟蛟

龍之害蠃以為飾蠃其身體以文身為飾豈禮也哉有由然也按此非子貢之言國君道長而大夫不出門季氏之驕也懼大國之不測則其君已親行大夫豈重于君而云敢棄其國乎居守社稷豈無他卿乎又斥吳之先君斷髮文身蠃以為飾之事亦非所當言傳者附會之耳

杜氏曰鄫瑯邪鄫縣

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

左傳季康子欲伐邾乃饗大夫以謀之子服景伯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背大國不信伐小國不仁民保于城城保于德失二德者危將焉保

孟孫曰二三子以為何如惡賢而逆之賢指景伯也惡猶安也安于所賢而可逆其言乎言不可也對曰禹合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諸大夫對也諸侯執玉附庸執帛塗山在壽春東北今其存者無數十焉唯大不字小小不事大也知必危何故不言知伐邾必危自當言今不言者不危故也魯德如邾而以衆加之可乎此孟孫之言也不樂而出季孫破孟孫之怪已此孟孫之言也上有闕文矣不樂而出季孟意異諸大夫倚直不同故罷饗秋伐邾及范門邾郛門也猶聞鐘聲大夫諫不聽茅成子請告于吳成子邾大夫茅夷鴻不許曰魯擊柝聞于邾吳二千里不

三月不至何及于我且國内豈不足成子以茅叛高平西南有茅鄉亭師遂入邾處其公宮衆師晝掠邾衆保于繹繹邾山也在鄒縣北師宵掠以邾子益來獻于亳社囚諸負瑕魯邑高平南平陽縣西北有瑕丘城負瑕故有繹前者魯得邾之繹民使在負瑕故使相就以辱之邾茅夷鴻以束帛乘韋自請救于吳曰魯弱晉而遠吳馮恃其衆而背君之盟辟匹亦反陋也君之執事以陵我小國邾非敢自愛也懼君威之不立君威之不立小國之憂也若夏盟于鄫衍即鄫也鄫盟不書吳行夷禮秋

而背之成求而不違言魯成其所求無違逆也四方諸侯其何以事君且魯賦八百乘君之貳也邾賦六百乘君之私也以私奉貳唯君圖之吳子從之　按伐邾者三家也公雖在行而無與于其事獲則三家享其利討則公受其惡春秋以諱不在公是以直書而不諱也舊說諱為隱其惡若隱其惡何名為直筆乎葢諱避之也避其名而遜其辭以示尊敬也今言他人之過也否罪戾死喪恥辱則正言之至于所尊所敬則婉順

言之此人之情春秋之義也魯自作三軍分公室而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權不在公也蒐于紅不書公兵不在公也襄公還自楚聞季氏取卞至于欲適諸侯地不在公也故納叛人叛邑凡内惡悉書而不諱矣以諱不在公也至于入邾則先言公伐邾下但言入邾猶為遜其辭耳遜其辭而不隱其實聖人待父母國之道也胡氏謂書以邾子來而不諱者欲見後書歸邾子之為能去其惡而與之也其義迂矣

公羊云入不言伐其言伐内辭也若使他人然使若魯伐辭乎遜其辭而不隱其實故但言入邾使若他人豈而去他人入之夫初秋伐之八月入之理當並書何取于内所謂不隱乎入邾使若他人以邾子益來又可云他人乎又曰益何以名絶曷為絶之獲也夫以歸例書名益位未絶春秋豈絶之乎又云曷為不言其獲内大惡諱也夫立教之體事無鉅細皆論其可否豈計其大小乎此自入而以歸何得以獲解乎穀梁云其

言來者有外魯之辭焉夫外曰以歸内曰以來内外之别耳春秋豈以一眚遂外其父母之邦哉

宋人圍曹冬鄭駟弘帥師救曹

左傳宋人圍曹鄭桓子思曰（桓諡）宋人有曹鄭之患也不可以不救冬鄭師救曹侵宋初曹人或夢衆君子立于社宮而謀亡曹曹叔振鐸（曹始祖）請待公孫彊許之旦而求之曹無之戒其子曰我死爾聞公孫彊為政必去之及曹伯陽即位好田弋曹鄙人公孫彊好

弋獲白鴈獻之且言田弋之說說之因訪政事大說之有寵使為司城以聽政夢者之子乃行彊言霸說于曹伯曹伯從之乃背晉而奸宋宋人伐之晉人不救築五邑于其郊曰黍丘揖丘大城鍾邘

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左傳春宋公伐曹將還褚師子肥宋大夫殿曹人詬之不行師待之公聞之怒命反之遂滅曹執曹伯及司城彊以歸殺之

吳伐我

左傳吳爲邾故將伐魯問于叔孫輒定十二年叔孫輒與公山不狃帥費人以襲魯兵敗奔齊自齊奔吳叔孫輒對曰魯有名而無情伐之必得志焉退而告公山不狃公山不狃曰非禮也君子違不適讐國奔亡也未臣而有伐之奔命焉死之可也未臣所適之國若有伐本國者則可還奔命死其難所託也則隱曾所因託則爲之隱且夫人之行也不以所惡廢鄉不以其私怨惡廢棄其鄉黨之好今子以小惡而欲覆宗國不亦難乎輒魯公族故謂之宗國若

使子率（軍前引導）子必辭王將使我子張（輒也）病之王問於子洩（不狃）對曰魯雖無與立（緩時若渙散）必有與斃（急則人人懼而同死戰）諸侯將救之未可以得志焉晉與齊楚輔之是四讐也夫魯齊晉之脣脣亡齒寒君所知也不救何為三月吳伐我子洩率故道險從武城（故由險道欲使魯成備）懿子謂景伯若之何對曰吳師來斯與之戰何患焉且召之而至又何求焉吳師克東陽而進舍于五梧明日舍于蠶室（三邑魯地）明日舍于庚宗遂次于泗上微

虎魯大夫欲宵攻王舍吳子聞之一夕三遷吳人行成將盟景伯曰楚人圍宋易子而食析骸而爨猶無城下之盟我未及虧而有城下之盟是棄國也吳輕而遠不能久將歸矣請少待之弗從吳人盟而還　不言四鄙而直言伐我兵加于國都也　趙氏曰若實為城下盟則魯懼至甚何得不便歸邾子而待齊重請師共伐乃歸之乎自矛盾矣經不書盟信經可也

夏齊人取讙及闡闡尺善反公作僤後同

左傳齊悼公之來也季康子以其妹妻之即位而逆之季魴侯康子叔父通焉女言其情弗敢與也齊侯怒夏五月齊鮑牧伐我取讙及闡　公羊傳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所以賂齊也曷為賂齊為以邾婁子益來也邾子齊出也　杜氏曰不書伐兵未加而魯與之邑闡在東平劉縣北

歸邾子益于邾

左傳齊侯使如吳請師將以伐我乃歸邾子邾子又

無道吳子使太宰子餘討之囚諸樓臺栫在鷹反擁也餘（𠯑）也
之以棘使諸大夫奉太子革以為政

秋七月

附左傳秋及齊平九月臧賓如如齊涖盟賓如臧會子齊
閭丘明子嬰之來涖盟且逆季姬以歸嬖

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過音戈

齊人歸讙及闡

左傳季姬嬖故也

九年春

附左傳齊侯使公孟綽辭師于吳吳子曰昔歲寡人聞命今又革之不知所從將進受命于君

王二月葬杞僖公

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雍於勇反又於用反

左傳鄭武子賸以證反賸罕達也之嬖許瑕求邑無以與之請外取許之故圍宋雍丘宋皇瑗圍鄭師每日遷舍壘合鄭師哭子姚武子賸救之大敗二月甲戌宋取鄭

師于雍丘使有能者無死以郟張與鄭羅歸　按書取覆而敗之也雍丘縣屬陳留左氏言使有能者無死以郟張與鄭羅歸則殺人多矣春秋之末特書取師者二

夏楚人伐陳

左傳陳即吳故也

秋宋公伐鄭

附左傳吳城邗（音寒）溝通江淮（于邗江築城穿溝東北通射陽湖西北至宋口）

入淮通糧道也今廣陵邗江是

冬十月

附左傳吳子使來儆師伐齊

十年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

左傳春邾隱公來奔齊甥也故遂奔齊

公會吳伐齊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

左傳公會吳子伐齊師于鄎齊人弑悼公赴于師徐

承吳大夫帥舟師將自海入齊齊人敗之吳師乃還

按經書齊侯陽生卒而傳以為弒此殊可疑夫吳伐我以邾故也齊取二邑左氏以為為季姬之故公羊則以為為以邾子益來而賂齊將從左氏則下文又云齊使如吳請師將以伐我乃歸邾子則又似不以季姬之故也既及齊平而魯歸季姬齊歸二邑齊使辭師于吳吳乃使來儆師以伐齊雖吳人之無常然事理不應如是也蓋邾子無道吳嘗討之使諸大夫奉太子以為政而邾隱公叛命奔齊將恃齊以為求

納是所以見怒于吴也吴會魯伐齊乃討納邾之故而傳以為止師之故前後自相戾矣齊大國也止師小嫌也齊人何至遽弑其君以說乎以吴伐我且曰魯雖無與立必有與𡙡諸侯將救之未可以得志而況齊乎故悼公之弑傳未可信信經可也

夏宋人伐鄭

晉趙鞅帥師侵齊

五月公至自伐齊

葬齊悼公

衛公孟彄自齊歸于衛

杜氏曰書歸齊納之

薛伯夷卒夷公作寅

秋葬薛惠公

附左傳吳子使來復儆師　杜氏曰伐齊未得志故

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救陳

左傳冬楚子期伐陳陳即吳故吳延州來季子救陳謂子

期曰二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為子名務德而安民乃還杜氏曰季子吳王壽夢少子也壽夢以襄十二年卒至今七十七歲壽夢卒季子已能讓國年當十五六至今葢九十餘

十有一年春齊國書帥師伐我

左傳春齊為鄎故前年公會吳子伐齊南鄙師于鄎鄎齊地國書高無丕帥師伐我及清齊地濟北盧縣東有清亭季孫謂其宰冉求曰齊師在清必魯故也若之何求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竟季孫曰不能自度不能使二子禦諸竟求曰居封疆之間季

孫告二子二子不可求曰若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不屬者非魯人也魯之羣室衆于齊之兵車一室敵車優矣子何患焉二子之不欲戰也宜政在季氏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恥也大不列於諸侯矣孟孺子洩懿子之子武伯彘帥右師顔羽御邴洩為右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為右季氏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為己徒卒師及齊師戰于郊右師奔孟之側後入以為殿抽矢策其馬曰

馬不進也師獲甲首八十齊人不能師宵諜曰冉求所得齊人遁冉有請從之三季孫弗許冉有用矛于齊師故能入其軍　汪氏曰高郵孫氏謂春秋之始内魯而外諸夏故魯為他國所侵伐必曰某鄙哀公之經再書伐我同魯于諸侯竊以為春秋詳内而略外故外之侵伐止書國而魯書四鄙非尊魯而卑諸侯也此書侵我不言地比于兵加國都之例所以貶之也

按師及齊師戰于郊右師奔齊人從之至于涉泗

則兵實加國都矣故直言伐我無他説也然公斂處父謂墮成齊人必至于北門是前此無兵及近郊者吳師克東陽而進次于泗上子服景伯曰楚人圍宋易子而食析骸而爨猶無城下之盟我未及虧而有城下之盟是棄國也請少待之弗從負載造于萊門吳人盟而還齊師在清冉有請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竟不可居封疆之間不可一子帥師背城而戰孟氏始黽勉以右師從從而又後戰而先奔微冉有在

左師則魯事敗矣是時政在季氏生事啓釁故二家不肯同力前之吳師後之齊師召之而來傳國都而止故春秋兩書伐我所以見魯之益衰其亦傷之而已　世家季桓子卒遺言謂康子必召孔子其臣止之康子乃召冉求是年冉求與齊戰有功康子曰子之于軍旅學之乎性之乎冉有曰學之于孔子康子乃召孔子而孔子歸魯年六十八矣然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乃叙書傳禮記删詩正樂序易

弟子益三千焉　吳伐我有若與于戎行齊伐我冉求帥左師樊遲為右與齊戰有功　是役也昭公之子公孫務人與其嬖僮汪錡乘皆死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也務人即公為與謀逐季氏者

夏陳轅頗出奔鄭　轅公作袁頗破多反

左傳初轅頗為司徒賦封田以嫁公女　封內之田悉賦稅之　有餘以為已大器　鐘鼎之屬　國人逐之故出

五月公會吳伐齊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

師敗績獲齊國書

左傳為郊戰故公會吴子伐齊五月克博壬申至于嬴（博嬴齊二邑皆屬泰山）中軍從王（吴中軍）胥門巢將上軍王子姑曹將下軍展如將右軍（三將吴大夫）齊國書將中軍高無丕將上軍宗樓將下軍甲戌戰于艾陵展如敗高子（齊上軍敗）國子敗胥門巢（吴上軍亦敗）王卒助之大敗齊師獲國書革車八百乘甲首三千以獻于公公使太史固歸國子之元　杜氏曰公與伐而不與戰艾陵齊

地
附左傳吳將伐齊越子率其衆以朝焉王及列士皆有饋賂吳人皆喜唯子胥懼曰是豢吳也夫豢養也若人養犧牲非愛之將殺之諫曰越在我心腹之疾也壤地同而有欲於我夫其柔服求濟其欲也不如早從事焉得志於齊猶獲石田也無所用之越不為沼吳其泯矣使醫除疾而曰必遺類焉者未之有也弗聽使于齊屬其子于鮑氏為王孫氏反役艾陵之役王聞之使賜之屬鏤

劍名以死將死曰樹吾墓檟檟可材也吳其亡乎三年其始弱矣盈必毀天之道也國語員將死曰懸吾目于東門以見越之入吳也王取申胥之尸盛以鴟夷而投之于江哀十六年越滅吳

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母卒

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

衛世叔齊出奔宋

左傳衛大叔疾即齊出奔宋初疾娶于宋子朝其娣嬖子朝出孔文子使疾出其妻而妻之疾使侍人誘其

初妻之娣寘于犂(衛邑)而為之一宮如二妻文子怒欲攻之仲尼止之遂奪其妻或淫于外州(衛邑)外州人奪之軒以獻恥是二者故出衛人立遺使室孔姞(遺疾之弟)

(孔姞孔文子之女疾之妻)

附左傳季孫欲以田賦(杜氏曰丘賦之法因其田財通出馬一匹牛三頭今欲別其田及家財各為一賦故言田賦　孔氏曰計一丘民之家資出一馬三牛又計田之所收更出一馬三牛)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曰丘不識也三發(三發卒問)曰子為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

對而私于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丘十六井出戎馬一匹牛三頭是賦之常法若不度于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

十有二年春用田賦

左傳春王正月用田賦　公羊傳何以書譏始用田賦也　何氏曰田謂一井之田不言井者城郭里巷

亦有井嫌悉賦之禮稅民公田不過十一軍賦十井不過一乘哀公外慕強吳空盡國儲故復用田賦

陳氏曰田賦者家一人也諸侯之益兵自齊始晉次之春秋之季魯亦行之矣是故作丘甲用田賦不書初　胡傳魯自宣公初稅畝至是二猶不足故又以田賦也田以出粟為主而足食賦以出軍為主而足兵用田賦軍旅之征非矣用者不宜用也　汪氏曰丘甲之法已增三之一今別田及家財各為一賦則

是比先王之制加倍不啻矣亦未可信要之計田而斂取民財以充軍賦之用而其數之多寡則不可考耳孔子云丘亦足矣蓋以計丘而出兵車乃賦之常法安可計田又斂其財哉 李廉曰田賦之說杜氏以為丘賦之法因其田財通出馬一匹牛三頭今欲別其田及家財各為一賦則是一丘出馬二匹牛六頭也范氏注穀梁同之然杜氏于作丘甲條内已曰今魯使丘出甸賦是一丘十六井已出馬四匹牛十

二頭矣安得復以為出馬一匹牛三頭乎此其前後自相戾也況家財有無難均何得別之大率古者田出租里出賦葢收區域之征以備馬牛車乘觀左傳所載多臨事始授甲出車則馬牛車乘蓋以賦里之入素具以共軍用可知司馬法所謂甸出一乘者出一乘之人耳胡氏說近之陳氏非是　今按賦之本義專為出車計丘而出兵車賦之常法令計田而出故曰田賦漢計口而出則曰口賦葢春秋諸侯盟會

禮繁兵戈事廣不能復守先王之籍故魯用不足則初稅畝益兵則作丘甲至哀公遠事強吳事充繇役煩政重賦稅多二猶不足復用田賦蓋託以軍用加斂于田計田而出貨財也其數之多寡則不可考大約稅畝多乎什一田賦又多乎稅畝矣稅畝私田始有征也田賦私田又加征也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

左傳夏五月昭夫人孟子卒昭公娶于吳故不書姓

死不赴故不稱夫人不稱夫人故不言薨不反哭故不言葬小君反哭者夫人禮也以同姓故不成其夫人之喪孔子與弔始老故與弔季氏不絻喪冠放絰而拜孔子以小君禮往弔季氏不服喪故去絰公羊傳孟子者何昭公之夫人也其稱孟子何諱娶同姓蓋吳女也穀梁同范氏曰葬當書姓諱故亦不書葬

公會吳于槖臯槖章夜反一音託

左傳公會吳于槖臯吳子使太宰嚭請尋盟公不欲使子貢對曰盟所以周固也信也故心以制之制其義玉

帛以奉之贄于神言以結之結其信明神以要之要以禍福寡君以為茍有盟焉弗可改也已若猶可改日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可尋也亦可寒也尋温也諸言辱盟者皆以前盟已寒更温之使熱乃不尋盟　杜氏曰橐皋在淮南逡遒縣東南　張氏曰橐皋吳地逡遒故城在廬州慎縣東南

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鄖音云公作運

左傳吳徵會于衛初衛人殺吳行人且子餘反姚而懼

謀于行人子羽衛大夫子羽曰吳方無道無乃辱吾君不如止也子木衛大夫曰國無道必棄疾于人吳雖無道猶足以患衛往也長木之斃無不標擊也也國狗之瘈吉世反狂也無不噬也而況大國乎秋衛侯會吳于鄖公及衛侯宋皇瑗盟而卒辭吳盟　按左氏載衛會吳之事與經不合又言公及衛宋盟而卒辭吳盟吳人藩衛侯之舍因子貢之言而解皆不可信　杜氏曰鄖發陽也廣陵海陵縣東南有發繇亭

宋向巢帥師伐鄭

左傳宋鄭之閒有隙地焉曰彌作頃丘玉暢嵒戈錫（凡六邑）子產與宋人為成曰勿有是（俱棄之）及宋平元之族自蕭奔鄭（在定十五年）鄭人為之城嵒戈錫（以處平元之族）九月宋向巢伐鄭取錫殺元公之孫遂圍嵒十二月鄭罕達救嵒丙申圍宋師　按自皇瑗取鄭師之後宋再伐鄭釋憾亦已足矣向巢又伐焉取錫圍嵒殺元公之孫全師復沒亦蹈鄭人之覆轍佳兵不祥其事

好還豈不信哉

冬十有二月螽

左傳冬十有二月螽季孫問諸仲尼仲尼曰丘聞之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　杜氏曰火心星也火伏在今十月猶西流言未盡沒知是九月歷官失一閏　按明年九月螽又十二月螽蟲災亟作而不時直以政失耳非關閏也十二月螽氣燠也宣十五年冬蝝生與此同

十有三年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嵒

左傳春宋向魋救其師鄭子賸使徇曰得桓魋者有賞魋逃歸遂取宋師于嵒以六邑為虛

夏許男成卒成公作戌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

公羊傳吳何以稱子吳主會也吳主會則曷為先言晉侯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也其言及吳子何會兩伯之辭也　杜氏曰陳留封丘縣南有黃亭近濟水

按內外傳吳王夫差既勝齊殺申胥乃起師北征闕為深溝於商魯之間闕穿也商宋也北屬之沂西屬之濟以會晉于黄池吳晉爭先吳人曰于周室我為長晉人曰于姬姓我為伯未成邊遽至以越亂告吳王懼乃合大夫而謀曰無會而歸與會而先晉孰利王孫雄吳大夫曰二者莫利必會而先之令夕必挑戰彼將不戰而先我吳王從之吳公先歃晉侯亞之稱吳公者董褐謂吳王曰君奄王東海以淫名聞于天下君若無畀天子而去其不祥孤敢不順從君命吳王許諾去王號故

稱公

按楚人衷甲以脅趙武而楚先歃吳人挑戰以脅趙鞅而吳先歃其事一也以齊桓之盛未有能責楚僭王之罪豈以晉之衰弱而能使吳黜其淫名乎借曰吳有越憂急于成長而歸然勢未應肯遽自貶也葢吳楚稱王于國中而於盟會則亦唯以伯主自居耳楚圍用召陵之禮可見也經意公羊得之言及吳子固會兩伯之辭亦殊吳于晉也

楚公子申帥師伐陳

於越入吴

按内外傳吴既會晉於黄池於是越王句踐乃命范蠡舌庸帥師沿海泝淮以絶吴道越王率中軍泝江以襲吴入其郛焚其姑蘇吴人告敗于王王惡其聞也自剄七人于幕下　胡傳吴嘗破越遂有輕楚之心及其破楚又有驕齊之志既勝齊師復與晉人爭長自謂莫之敵也而越已入其國都矣吴侵列國而越滅之越又不監而楚滅之楚又不監而秦滅之秦

又不監而漢滅之春秋初書於越入吳在柏舉之後再書於越入吳在黃池之後皆因事屬詞垂戒後世不待貶絶而見也

秋公至自會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魏下公無曼字

葬許元公

九月螽

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 孛音佩又音勃

公羊傳孛者何彗星也其言于東方何見于旦也何以書記異也　杜氏曰平旦衆星皆沒而孛乃見故不言所在之次　何氏曰周十一月夏九月日在房心房心天子明堂布政之庭于此旦見與日爭明者諸侯代主典法滅絕之象　王伯厚曰星孛東方在於越入吳之後彗見西方在衛鞅入秦之前天之示人著矣

盜殺陳夏區夫區烏侯反公作貙若侯反

十有二月螽

附左傳冬吳及越平 史記曰國亡太子內空王居外久士皆罷敝于是乃使厚幣以與越平

王伯厚曰列國之變極于吳越通吳以疲楚者晉也通越以撓吳者楚也春秋以是終焉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

左傳春西狩于大野 在高平鉅野縣東北大澤是也 叔孫氏之車子鉏商 車子微者名 獲麟以為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 杜氏曰麟者仁獸聖王之嘉瑞也

時無明王出而遇獲仲尼傷周道之不興感嘉瑞之無應故因魯春秋而修中興之教絶筆于獲麟之一句所感而作固所以為終也冬獵曰狩蓋虞人修常職故不書狩者大野在魯西故言西狩　程子曰始隱周之衰也終麟感之始也世衰道不行有述作之意舊矣但因麟而發耳麟不出春秋亦必作也春秋之作不過因魯國之史而天地四時之無窮所以察其遷變而紀其差忒者無一畧也中外疆索之廣莫

所以録其交際而别其典禮者無一遺也故曰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以區區一魯國之史而兼紀周齊晉宋諸國之事其尊卑小大統屬之序秩然無毫髪之不順盡書治亂失得陵僭亂賊之變森然一循乎條理而無一之非法故曰非聖人誰能修之　或問春秋何為始于隱公而終于獲麟歐陽公曰吾不知也問者曰此學者之所盡心焉不知何也曰春秋起止吾所知也子所

問者始終之義吾不知也吾無所用心乎此者也昔子仕于魯不用去之諸侯又不用困而歸且老始著書得詩自關雎至于魯頌得書自堯典至于費誓得魯史記自隱公至于獲麟遂删修之其前遠矣聖人著書足以法世而已不窮遠之難明也故據其所得而修之孔子非史官也不常職乎史故盡其所得修之而止耳魯之史記則未嘗止也今左氏經可以見矣曰然則始終無義乎曰義在春秋不在起止春秋

謹一言而信萬世者也予厭衆說之亂春秋者也

春秋輯傳卷十三